禮書通故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禮運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以周案孔子言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其告宰我問鬼神之名又言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運之言雖不盡屬孔子其云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與孔子之言如合符節合讀諸文可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始生之魄卽是精其陽曰魂卽是氣魄與魂合精與氣貫此人之所以生也精與氣兩不相屬魂歸于天魄歸于地此人之所

以成也而鬼神有滅有不滅亦魂魄為之先儒曾疑鬼如不滅是盈天地皆鬼鬼若有滅則子孫亦不必祭精魄與魂氣成而仍相坿麗其鬼不滅故謂之物魄無所坿為落魄魂無所麗為游魂不久魂魄各滅故謂之變聖人之制祭祀也欲以孝子之精氣會合鬼神之魂魄故謂之嘉魂魄名其義曰合莫嘉謂嘉會合莫謂合魂魄亏虛莫此即所謂合鬼與神是也報氣報魄分之為二禮合之即一誠祭能誠敬其鬼長存不滅故謂之致之至　右釋祭義

古春秋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以周案此春秋家古文說也歲祫御覽引作歲禱祫不歲舉葢

字之誤也終禘者終器之禘也左傳曰祔而作主特祀亏主烝嘗禘亏廟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御覽引異義云左氏傳曰徙主祏亏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櫜主也是則郊宗石室參用周禮家言而郊宗在宗廟之中其石室卽左傳所謂祏也劉歆又據周語參之云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許愼以爲先王之禮鄭禘祫志又推爲除喪明季春禘皆用古文家說賈逵說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以禘爲三季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廟謂之祫王肅亦同是說此

則古文家之別說而不可從者

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歲禘于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謹案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元駮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陳壽祺疏證云異義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祫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舊唐書禮儀志並引異義三年一禘是其顯據王制疏引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邑人疏引

貢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禮緯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君從禮緯以為周禮故說文禘下周禮曰五歲一禘祫下周禮曰三歲一祫而不據左氏說也歲祫終禘之說本于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疑為先王之禮後人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异義遂併誤三為五以周案左氏說歲禱終禘明曰古者先王不必遠引周語為證異義本文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歲禱終禘疑先王之禮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許鄭竝同是說但此例合于禮不合于春秋故

鄭禘祫志以爲除喪之明年春禘後用此例其實公羊傳五年再殷祭說最通達

禮家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以周案張純議禘祫引此說乃劉向五經通義之言也然與劉語亦有不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八引通義云王者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取未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後漢張純傳及續漢志並載純奏禮三年一祫

五秊一禘漢舊制三秊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案此古之禘祭禮也純以為祫元始五秊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李注元始五秊祫祭明堂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父為昭南鄉子為穆北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案此古之祫祭禮也純以為禘又寿十八秊親幸長安亦行此禮其說祫禘之義與劉向通義異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于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其言漢事與張純所奏異蓋據劉向通義文改之也鄭康成注禮亦云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箋詩從毛傳夏禘秋祫又與純冬祫之說不同

鄭元㑹禮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爲大祭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禘又爲大祭乃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禴故禘以夏先王祫于三時周人一𡻕則宜以秋以周棄皇侃申鄭義云三秊祫者夏秋冬或一時尋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是也皇氏又引先儒之義虞夏祫祭每歲皆爲未是鄭𢿘異義以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爲百王通義

祫謂祭于始祖之廟毁廟之主及未毁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于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以西爲上

以周案據劉向五經通義祫者惟未毀廟之主合食大祖禘則兼取毀廟張純之言與劉向適相反鄭志則參用劉張兩家說

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以周案此鄭以習禘推天子禘法從

劉向通義而少變之劉義毀廟主皆升合祭于太廟鄭則謂文武以上主禘太廟文武以下親盡主禘世室其四親特禘于其廟不升合會以曾子問言祝取羣廟之主惟天子崩與祫祭語不及禘春秋書禘有曰禘于太廟有曰禘于莊公有曰有事于武宮故也羣廟之禘不同日定八年傳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賈逵服虔王肅杜預等專守古文以為傳無祫文曰禘于莊公有事于武宮者三年之禘也曰禘于太廟有事于太廟者五年之禘也近之隸通今文家者則曰三年之禘祫禘也五年之禘特禘也並不以鄭說為然至王肅

謂如鄭言各亏其廟則無以异四時常祀此不足以難鄭時享禮之异亏禘者不一矣趙伯循說尤無理不復置辨

攷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亏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祫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明當异歲也經獨言吉禘亏莊公亏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閔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

秊祫故八秊經曰秋七月禘亏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而致故譏焉僖公三十三秊冬十二月薨文二秊秋八月祫僖喪至此而除閒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亏太廟躋僖公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文公十六秊春二月薨宣二秊除喪而祫明秊春禘自此之後五秊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秊祫故八秊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亏太廟仲遂卒亏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秊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秊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

及諸侯于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年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于茲明矣以周案此鄭以魯禘推明天子禘祫用禮家禫後有祫及春秋古文家終禘之說而以春秋今文家五年再殷祭及禮家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為除喪吉祭後推行之法益以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吉祭之禘祫實為五年再殷祭之本故從此以後三年祫五年禘又三年祫五年禘五年再殷十年四殷近之言春秋學者以為

僖八秊禘于太廟宣八秊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
是即古之祫禘也昭十五秊禘于武宮二十五秊禘于
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周之特禘也五秊再殷即
五秊再禘是可因僖與宣之八秊祫禘而知秊以八名
者皆祫禘之歲也亦可因昭之十五秊二十五秊之特
禘而知秊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特禘之歲以五名
即以十名者可知矣祫禘之歲以八名即以三名者可
知矣特禘為禘祫禘為祫三秊一祫五秊一禘百王不
易之道此說甚辨然以祫禘特禘相對語嫌牽涉且祫
禘竝偁祫何為僖八秊禘于太廟與禘于某公之特禘

同名特禘宮徧禘胡為昭十五秊有事亐武宮與有事亐太廟之祫禘同徧春秋辨名實之書豈至如此掍殽終不及鄭志為安　又案禘與祫皆殷祭亐五秊之中一祫一禘相閒而行故曰五秊而再殷祭再謂禘也禘必五秊而祫不必定在三秊故文公二秊祫何注乃據禮家三秊祫五秊禘為例與傳意違經書有事亐太廟者時享也書大事亐太廟者大祫也五秊再殷之祭則直曰禘而已（或以有事為禘求是）再殷之秊以即位數之取履端居始之義而何注乃云禘祫從先君數近婁曉樓申之以為傳八秊經書禘亐大廟十秊祫十二秊禘十四秊

祫十六年禘以是推之三十二年祫三十二年禘至文二
年又祫然以此推演實四年再殷祭非五年也五年再
殷祭以象閏四年再殷亏義何居或以為僖八年禘十
年祫十三年禘十五年祫十八年禘二十年祫二十三
年禘二十五年祫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祫三十三年禘
文二年當祫然此雖合傳五年再殷祭之文以此逆推
閔二年禘又不能合多方推索俱非傳義通典引徐邈
云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五年再
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
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孔疏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每亐五秊之內爲此二禮據其秊端數之故言三秊五秊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秊非祫多而禘少徐孔兩說亐義可通若陳舒楊勛徐彥等說皆紕繆而不可從者

又案何注云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三秊祫五秊禘禘所以异亐祫者功臣皆祭也攷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之亐大烝大烝可謂祫不可謂禘當以何佟之韋挺等議爲是其所陳列太祖昭穆位鄉據鄭羲成是祫禮何邵公則以爲禘祫皆然說亦不同今從鄭

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秊

一禘五季再禘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詾詾爭論從數百季來矣竊念春秋諸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是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季之喪畢則祫于太祖明季春禘于羣廟僖也宣也八季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季而再殷祭祫在六季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以周案以上皆鄭禘祫志文

鄭志云趙商問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季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季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是為妾母三季經

無譏文㝵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秊則禘祫事錯荅曰
春秋經其事箸明但如事書之嘗按禮以正之今以不
譏為是亦豈有善之文與以周案鄭依左氏說以齊歸
為妾而仍不用三秊之服為禮也若依公羊則齊歸本
適夫人㝵合禘祫之數無虧亐禮
楊復駁禘祫志云鄭注周官王制及詩商頌皆云三秊
喪畢禘亐其廟而後祫祭亐太祖明秊春禘亐羣廟自
此之後五秊而再殷祭始讀三注意其必有可據之實
及攷其所自來則出亐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亐緯書
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亐春

秋傳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异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因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攷于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辭以多其證後世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觀者

莫辨靡然從之未嘗以經而攷注之眞僞也以周案鄭志以僖二二年有祫文八年有禘爲春秋家屬辭比事之古法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爲禮家師儒相傳之古說禘一犆一祫之文見于王制五年而再殷祭之文見于公羊傳楊氏議鄭志爲駕虛竊嘆楊氏先未覈實也韋紹議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祫一禘迭相承矣今曆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祫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旣違其度五歲再殷之制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以周案徐彥公羊疏申何注謂其閒

三五參錯亦有禘祫同年者秦氏通考駁鄭注亦以是相難殊不知何鄭竝據五年再殷之說一禘一祫通計其數五年再殷十年四般未嘗以禘祫各自數年兩歧相下此乃疏家之誤非何鄭有是失也

胡寅云禘祫皆合食也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以周案劉歆賈逵以禘祫為一祭胡氏宗此以立義不可通之諸經楊信齋斥其說馬貴與反取之近萬季野金誠齋又從其說秦味經重闢之其實

諸侯無禘有祫斯語是也魯以禘祀周公賜也其後以禘禮祭羣宮僭也晉之有禘亦僭也馬氏通考謂大禘之外又有時禘其失與陳氏禮書大祫之外別有時祫同皆彌縫之說也蔡氏通考以時祫之說程子張子曾言之遂以為有二祫時禘之說出乎賈與遂力駁之以為無二禘豈持平之論哉

毛詩傳云諸侯春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張純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何休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鄭元云禘以夏祫以秋杜佑云禘以五月祫以六月以周案今閟宮傳春禘伦夏

禘誤以夏禘而先廢春礿斷無是禮雖詩正義云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是可證毛傳本作春禘矣今陳碩甫毛詩疏仍沿舊譌何注公羊云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即本毛傳其云天子特禘特祫即毛傳天子兼之之說也鄭于祭義郊特牲記時祭之春禘皆破爲礿而以祭統王制言夏禘者爲正周則改先王夏禘爲夏礿而以禘爲大祭仍行之于夏說與毛傳異其實夏雖有禘而以春禘爲正祭統王制記四時之別名曰春礿夏禘祭義郊特牲則渾言之曰春禘秋嘗者正以大禘行于春故有是名也禘在春祫自在秋張純以爲祫在冬以冬祭有大

烝之名也其實冬雖有祫而以秋祫為正諸經言祭義之大輒舉禘嘗據春秋二一大祭以言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禘嘗謂禘祫也祫謂之大嘗是祫以秋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云大祫也穀梁云著祫嘗是大祫即大嘗而祫以秋明矣春禘秋祫為周之通制王制之祫禘記異代禮明堂位之季夏六月禘記始受禮雜記之七月禘記孟獻子所為春秋之定八年十月禘尤末失也

馬融王肅說禘大祫小鄭元云雖禘太祖也禘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太祖謂文王以周案大夫士㝵祫不㝵禘

則禘大于祫可知矣鄭云禘小于祫者葢據禘文王而言若禘于太廟其禮自大于祫鄭既從三季祫五季禘之說亦當由小而大其注大司樂釋天神地示人鬼大祭爲禘不當禘上更有祫王制注[元]鳥箋均以一祫一禘爲殷祭不言禘小王肅駁是箋以與鄭難疏家惑其說以爲逸禮以禘爲大祫爲小鄭不用逸禮後人遂紛紛攻鄭矣

鄭元云元鳥祀高宗也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始合祭于契之廟古者君喪三季既畢祫于太祖明季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季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謂之大

事以周案一本三季既畢下有禘亏其廟而後六字一祫一禘佗一禘一祫皆俗本之譌者也孔疏據太宗伯注王制注禘祫志畧畢而祫兼先禘亏其廟之文以議俗本有此六字之非當矣而王制疏又據此俗本為說啚人賈疏同而後人遂詆諆亏鄭矣 右禘祫通說

逸禮禘亏太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亏太祖而立二尸獻昭尸如穆尸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辭偁孝子孝孫韓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亏太廟五經通義云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以周案此說今古文家並同逸禮古文韓劉今文禘祇及毀主而未毀主各禘

于其廟遂禮以禘于太廟名篇亦見未毀之親廟有特禘故祝辭兼偁孝子鄭禘祫志言禘敘昭穆亦以親盡之祖而止不及四親論語孔注謂禘祭毀廟主及羣廟主皆合食太祖或說禘惟祭自出之祖以其祖配之不及羣主皆與逸禮文違

韋元成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鄭元云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肅云禘謂祭于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偁禘時

眚趙匡說禘者帝王立始祖廟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
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
配祭不兼羣廟之主此即祭法所載禘郊祖宗之禘永
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張載
云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禘祫必歲有之豈容有三
年五年之說以周禮鄭注大司樂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爲禘于圜丘禘譽宗廟禘后稷區別甚明而注大
傳喪服小記又以禘祖所自出爲郊稷祭感生帝與大
司樂宗廟禮人鬼主后稷之文違异葢爲韋元成所誤
也祭法禘郊與祖宗對文禘謂祭天當從鄭注已詳郊

禮円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下卽繼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喪服小記下亦繼以而立四廟明指廟禘爲言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玩其文義亦據一本之親而言鄭注以祖所自出爲所禁郊自可不從郊特牲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皋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此以禘所自出爲祖廟之祭義實勝鄭但謂魯祖文王尙失事實陸趙之徒因推之周以爲禘嚳亏稷廟肆駁傳記斯大謬

矣虞夏非同出于黃帝殷周非同出于嚳金仁山已有辨禘嚳于稷廟既失始祖之尊又有奪祀之嫌且既禘之後嚳主藏于何處此說之斷不可從也玩記本意所配之祖者太祖也所禘之祖所自出者始祖也始祖者始封者也太祖者受命王也如周本以文武受命王為祖而以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特立后稷廟而以其祖文武配之此所謂尊尊也而又為四親立廟此所謂親親也知周以文王為太祖者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是也詩序又以祭文王之雝詩謂之禘太祖是則禘祖之所自出仍以文武為名也故襄王賜胙于齊桓曰

天子有事亏文武顯王賜胙亏秦孝秦惠亦竝曰致文武胙金氏禮箋以配爲配廟非配祭其說云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者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妻祔食亏夫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亏祖爲合食不謂之配自王子雖誤釋此記後學競爲异說至謂周人禘嚳以稷配魯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嚳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齟齬難通如此魯禘及文王萬氏學禮質疑顧氏春秋大事表辨之甚詳

孔穎逵云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
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
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偁孝子孝孫則是父子竝列逸
禮又云皆升合食于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
皆以爲然以周案王肅從賈逵說禘祫一祭二名羣主
皆合其引禘于大廟逸禮云云欲以難鄭二世室四親
廟不竝升合食也故據祝辭孝子孝孫之偁以爲父子
竝列于大廟又以逸禮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其祖祇
及毀主不兼未毀主與己說不合故太公毀廟之主四字
而引其下句以爲己證通典引袁準正論云禘祫先儒

或以爲同或以爲异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于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袁氏據古文家說以破肅議近人有調和其說者謂祫合祭于其祖禘合食于其祖合食者祭于其廟至食而合于太祖與合祭异此說亦非

五經异義云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于廟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以周案斯說可疑禮家三年喪祭曰祥曰禫曰祫不名禘終禘乃春秋之禮左氏賈服說三年終

禘遭烝嘗則行是亦除喪而後禘不在朞年賈公彥據
鬯人注廟用脩謂始禘時之文以為練祭後遷廟特祭
為始禘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參用兩說殊非禮
意

范甯云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襍記下曰七月而禘
獻子為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于是獻子始見經
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襍記之云甯
所未詳孔穎達云禮疏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
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理不合譏
為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于經以

示譏者魯時暫行之此又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以周案孔疏是已右禘

春秋公羊家說大事者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韋元成云五年而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匡衡云天子閒歲而祫以周案春秋今文家有兩說公羊說見文公二年傳祫兼及毀主未毀主劉向為穀梁學祫取未遷廟主至禘乃取已遷廟當以公羊家說為正毀廟之主謂之陳者明其藏于太祖廟也未毀廟之主謂之升者明其自本廟來也曾子問曰七廟五廟無虛主惟祫祭于祖為無

主⿰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此止舉四親廟者亦虛主爲文也毀廟之主藏于大廟蹕祫出而祭之亦未出廟入廟禮故未及非祫止及四親也

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何氏蓋以禘在春祫在秋鄭元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時烝成者不殷祭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程頤云歲四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張載云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

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
祫秋祭禰冬又祫陳祥道云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
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奔祭視
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閒亦莫既其事矣攷之經傳葢
天子之祭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于其廟合
享同于太廟王制云云是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
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异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
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季再祫次季三祫也天
子言犆祫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
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巳非有异也祫有三季之祫有

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三季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祠為小禮矣蓋小祫止亏未毀廟之主大祫并及亏毀廟之主以周棨陳說固不足據然彼所以詘難不巳者實由說禮家之失其傳也據大宗伯文宗廟之祭分三等一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二曰以饋食享先王三曰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諸經所謂禘者肆獻祼之享是也所謂祫者饋食之享是也所謂時享者祠禴烝嘗之享是也禮家所攷時享之制多依放特

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爲之此有合亐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之制而實非時享也時享之次在饋食下其禮當簡亐饋食自禮家以饋食之禮當時享定陳氏有曰不足之慮矣祠禴嘗烝以時舉禘祫以歲舉應行祫歲卽亐祠禴嘗烝之先後行之王制以殷制言則謂之祫禘祫嘗祫烝而礿犆而已故禘嘗烝皆有大名而礿獨無是稱祫之行亐禘時者曰祫禘亦曰大禘行亐嘗時者曰祫嘗亦曰大嘗大嘗禘見祭統但此爲異代之名而嘗實無是稱祭統蓋俗以言之也行亐烝時者曰祫烝亦曰大烝大之云者皆指祫言也祫者大祭之專名也其祭行之亐禘嘗烝故兼時享

之名而加以大偁又所以別時享也天子犆礿諸侯下
天子礿固犆矣又宜犆禘而閒有祫亏禘者亦必先一
次犆後一次祫而嘗祫烝祫固其常也亏天子曰犆礿
亏諸侯曰礿犆退犆亏礿下欲與禘其文明禘亦宜犆
也經中多此例如士冠禮記爵弁云纁裳純衣緇帶退
衣亏裳下鄭注云欲令下近緇大宗伯記禘祫之享云
肆獻祼退祼亏肆獻下鄭注云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
六享俱然是也亏天子曰祫禘祫嘗祫烝明祫先時祭
天子㝵兼也亏諸侯曰禘一犆一祫明諸侯不㝵兼曰
嘗祫烝祫明時祭又先亏祫也一字之先後俱有精意

鄭注最審何注公羊以天子禘祫皆亏時祭外特行諸侯禘亏春則不礿祫亏秋則不嘗禘祫即行亏時祭鄭說天子禘祫同何諸侯亦禘祫時祭並行不相幷則與何异何氏本毛傳立說鄭則依据王制之文也陳氏謂變文無异固為失察以祫禘祫嘗祫烝為時享而遂立大祫小祫之名尤非

鄭元云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亏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省善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亏壇墠何休云大夫有賜亏君然後祫其高祖萬斯大云干求也祫合祭也必求亏君而後㝵祫則其常時但㝵特祭不㝵合祭可知以周案此據大夫士之有土者而言五經異義說廟主條引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

之君不昇祫享序昭穆是其義也大夫士有大事謂祫事也大夫士不具官祫祭有用公吏者非時祭比故必省諸君而後祫大夫士有祫而無禘則禘大于祫亦可見矣大夫無高祖廟故曰干祫鄭注訓為空祫是焦理堂禮記補疏云詩秩秩斯干傳云干澗也廣雅澗閒也說文閒隙也隙壁際孔也孔即空故干猶空其云空祫于壇墠據始為大夫者言若繼世為大夫之高曾自室祫之于太祖廟　又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禮器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援斯以文義似太祖惟

諸侯尋祭非大夫士所尋祫矣葢古者諸侯世襲尋及太祖大夫不世襲祇有考王考皇考三廟無太祖廟其高祖亦干祫于壇墠後世大夫亦世襲其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則祫祭羣主自行于太祖廟不在壇墠矣此世變之不同而禮亦因以異也右祫

鄭元云大宗伯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食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孰于祫逆言之者與下其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趙匡云禘以肆獻祼為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

為主猶生之有食也以周案鄭注以肆獻祼逆言為與下其文是也但其文不獨祼一節百司尊彝亏祠禴嘗烝追享朝享竝以祼獻為言則此云獻祼者竝與下共文可知矣首以肆者乃別辭其祭亦謂之肆享禘曰肆獻祫曰饋食文互相備少牢特牲饋食為大夫士干祫之禮則饋食享先王為祫而非禘明矣肆注謂進所解牲體是巳云薦孰時亦非也凡用牲分六節一曰毛二曰血三曰腥四曰肆五曰爓六曰胣腥為未肆之肉肆為巳解之腥淪其肉亏湯中謂之爓又從而孰之謂之胣郊特牲言毛血幽全之物又言腥肆爓胣祭神之所

饗是其用牲之序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腍一獻孰是其祭祀之次也腥肆一類爓腍一類渾言之腥可賅肆肆亦可兼腥爓腍亦然禮文之以腥賅肆者甚多其舉肆以明腥者如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是也穀梁傳曰全曰牲以牲對肆明肆之為解也殽為肉之孰者以殽對肆明肆之為腥也是則肆者腥之已解而未爓者也故鄭注小子羊肆亦以豚解為說豚解即所謂腥肆說詳後本條下肆獻祼之肆亦為腥肆之名此注以為薦孰之祭亏腥肆爓腍之節全失

記祭義爓祭祭腥而退鄭元云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爲合祭腥泄膟孰也以周案郊特牲記用牲之節曰毛血腥肆爓腍此禮之一定無可易者也祭腥扗朝踐之初爓祭扗朝獻之初二祭無或合之禮祭腥之腥蓋胜字之誤胜即飪飪字古腥作胜飪作胜形近易譌說文胜不孰也飪大孰也古文作胜或體又作腍注引或本爲合祭腥泄膟孰蓋概舉腥肆爓腍之祭言之泄乃肆之譌膟即爓孰即腍

鄭元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萬斯大云祫合祭也大夫士常時但㝵特祭不㝵

合祭攷此特牲少牢二篇祝辭及命筮之辭惟及皇祖而自偁孝孫此常時之祭也其爲特祭昭昭矣以周案大宗伯享先王分肆獻祼饋食時享爲三類此特牲少牢皆以饋食名篇明著其爲饋食禮而非時享矣鄭注大宗伯以饋食爲禘而亏此則以爲時享後之編天子時享禮者遂皆掍亏饋食爲之通典通考近之秦氏通攷皆沿其譌士虞禮云孝子某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又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皇祖者大祖也故稱亦者爲爾孫適爾皇祖者謂之太祖廟而合祭之也故曰哀薦祫事其祔祭之禮亦惟用專膚爲折膚

為异其他亦云如饋食則饋食祫祭也明矣特牲禮筮日筮尸之命辭云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曰某事者或祫事或常事或祥事不可定也曰適其皇祖某子文同士虞禮則特牲饋食為薦祫事也亦明矣少牢禮則云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歲事者祫事也祠禴嘗烝以時舉故曰時享禘祫數歲一舉故曰歲事以薦歲事于皇祖相告卽特牲禮告以適爾皇祖之義也則少牢饋食為薦祫事也亦明矣自注疏不以饋食為祭名而編禮家遂以此為大夫士之時祭禮而天子時享據此為例則天子饋食禮遂失

而時享一日歷七廟反有惟日不足之疑矣

鄭元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以周案經名特牲饋食禮特牲明有牢饋食明有黍稷也篇內正祭之禮舉肺脊授尸與舉肺脊加肵相為終始爾黍與反黍相為終始明其禮以是為重也注云自孰始曰饋食謂饋食禮起于此非饋食即薦孰

禮家舊說朝踐于堂饋食于室應撝謙云先儒以為朝踐之獻尊實醴醍饋食之象尊實盎沈朝踐之醴齊在戶醍齊在堂而其禮行之于堂饋食之盎齊在戶沈齊在堂下而其禮反行之于室先儒謂設而不酌者今以

禮器祭統徵之盎齊竝非饋食所薦是知醴醆在戶內
爲朝踐之所薦而粢醍在堂爲饋食之所薦無疑也朝
踐血腥爓祭禮之精微者也今反在堂饋食禮之近人
情非其至者也今反在室不惟與所設之酒不合于理
亦已悖矣先儒徒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行之于室
不知大夫士惟無朝踐之禮故饋食在室天子諸侯以
朝踐爲尊故饋食行之于堂也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
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迎牲奠幣之時祝詔尸
出堂殺牲而升首是尸已反于室而行朝踐也禮器曰
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繼之曰設祭于

堂為祊于外是知奠定詔于堂而即設正祭焉此即饋
食之禮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薦黍稷羞肺肝
首心是升首固朝事也郊特牲既曰升首于室矣又曰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朝踐禮在室無疑秦蕙田云
郊特牲詔祝于室云云應氏亦以為朝踐時是朝踐一
節忽堂忽室則朝踐在室一語仍不能周全而無缺矣
曾子問既殯而祭一條齊衰之祭一條並云尸入三飯
不侑酳不酢可見饋食正祭尸入而飯而侑而酳而酢
節次相連若以飯侑酳酢俱行于堂則所謂尸入者果
從何入耶則饋食在堂之說亦難通矣以周案秦駁應

說是已

右肆獻祼饋食總說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又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今傳作禘嘗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以周案鄭從古周禮說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詳見郊禮門

鄭元云日用丁己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為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以周案丁己各本多混作丁巳非凡祭祀卜日多主干鄭注丁甯釋丁變改釋己改字

从攴己聲易傳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虞本作己若作辰巳之巳則三旬未必竝有巳日若以丁巳日筮旬有一日則祭日爲丁亥而非丁亥矣凡諏筮皆異日筮吉遂戒不異日

鄭元云來日丁亥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賈公彥云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大戴禮文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張惠言云不得丁亥以下二十字亦禘于太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太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經云日用丁

巳當六陰辰可矣不須有亥也賈疏誤以大戴禮當禘于太廟禮遂以不尋丁亥以下為解本經之文非也胡培翬云張說甚是禘于太廟禮以亥為主不尋丁亥則凡有亥日皆可用之少牢祭日以丁巳為主不尋丁亥則凡丁日巳日皆可用之此鄭引以證經之義也不然經言丁巳注專言亥其非經意夫人知之以周案鄭君此注後人多議之皆由賈疏之誤申也張胡說是

賈公彥云天子諸侯旹期十日卜尋吉日則戒百官櫛齊至旹祭三日卜尸尋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尋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尋櫛齊七

日𦣻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𣧑齊九日𦍇祭一日筮𥚃尸幷𥚃諸官致齊也吳廷華云祭𦍇十日爲齊期故筮日必在十日之𦍇士雖卑于大夫旣立之廟使祭其先卽職業叢冗而大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遽行廟祭之禮恐非先王所以體羣臣之意以周案自天子至于士筮日在祭𦍇十日所以容𣧑齊致齊之期也說詳卜筮門祭𦍇之𥚃有一日二日之別非致齊之名賈疏士無𣧑齊固謬大夫九日𣧑齊一日致齊尤爲杜撰

鄭元云特牲禮不諏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于廟

冂諏丁己之日𢽾繼公云諏日謂諏其筮日之日以㞐
案張稷若從𢽾非也少牢日用丁己鄭注云必先諏此
日明日乃筮則諏日爲諏祭日非筮日少牢諏日謂諏
丁己則特牲不諏日謂不必用丁己日矣故特牲筮日
曰筮來日某少牢則曰來日丁亥柔日有又祭祀皆可
用丁己柔日之吉者也據春秋尙書所書祭不必皆丁
己而皆用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與常禮异右

卜日

皇侃云祭寿先㰖齊亐路寑冂外七日又致齊亐路寑
中三日一說㰖齊亐路寑堂致齊亐路寑室一說致齊

亏內愼其心也㦸齊亏外防其物也以周案祭統君致齊亏外夫人致齊亏內以𣳾言祭義致齊亏內㦸齊亏外以身言後說近是祭統云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亏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亏禮是其義證竊謂㦸齊亏外者齊其物之外㦸者也致齊亏內者齊其心之內致者也祭義兩言孝子將祭慮事具服物修宮室治百事以㦸齊言之又言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以致齊言之檀弓云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亏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亏內鄭注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疾必居正

寢之室齊與疾同居正寢中室而已非同器憂之在寢門外

鄭元云少牢禮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旣戒諸官以齊戒矣至歬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肅皆作羞郝敬盛世佐說宿在祭歬三日歬宿一日爲祭歬四日明日筮尸爲歬歬三日宿尸爲祭歬一日秦蕙田云歬宿一日謂祭歬三日胡培翬云鄭知此宿諸官在祭歬一日者以下文云歬宿一日宿戒尸是宿戒尸在宿之歬一日也又云明日筮尸吉遂宿尸則與此宿同日也又云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

門外則祭日也是宿之明日乃祭則宿前祭一日明矣
以周案特牲宿尸賓在祭前二日少牢則在祭前一日
宿非散齊致齊之名齊在筮日坊記云七日戒三日齊
筮在旬有一日足容其七日戒三日齊之期故注曰筮
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且以明宿爲肅而進之非致齊
之名故大夫之宿可在前一日也自賈疏以筮旬有一
日遂戒爲散齊特牲禮前祭三日筮尸遂宿爲致齊少
牢禮前祭一日宿爲致齊一日郝盛諸人因此掊擊鄭
注謂少牢之戒宿百官亦在三日前以合致齊日數緟
貤紕繆是可歎也胡氏據經文以駁郝盛是已而鄭注

之精賈疏之舛憯胡氏又未之審也　又案宿與齊渾言通析言別記云七日戒三日宿宿訓申戒鄭注亦以致齊言之少牢之宿與齊有別故鄭注特訓為進士冠禮筮期三日筮賓特牲禮筮期三日筮尸鄭元云筮期三日空二日也賈公彥云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筮空二日外為筮期三日韋協夢云筮期三日空一日百觀下經云厥明又云夙興則是筮賓之日與冠日祇空一日矣古人數日之法皆連本日數之召誥篇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其明證以周案書之越三日越七日為數來之法故連本日數之禮之筮期三日筮宿

一日為數往之法故據本日之歬數之立文自异如謂歬期三日亦連本日為文則少牢禮歬宿一日何以為解邪當從鄭注

鄭元云宿讀為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以周案據注宿古文作羞則作速者今文也諸經宿戒字無作羞故不從古文而宿賓與速賓義异故又不從今文則經文之作宿蓋鄭據周禮定之近人猶有謂宿速音近通用未達鄭意者也凡經言宿者皆在期歬如士冠宿賓宿贊特牲宿尸宿賓文別厥明為期之上諸言速者皆在即日如鄉飲鄉射主

人速賓文次奠定之後經語明顯胡可提也說文云宿止也从宀㐲聲㐲古文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古文作㐲宿夙字義並近望其來之早也故冠禮主人宿賓賓對曰敢不夙興說文又云速疾也从辵束聲古文作警警者詔之速也速者行之速也宿之來在後日故謂之宿速之來在卽日故謂之速此宿速用字之別也而宿又取義于後日之早來其字又通夙速則取義于所詔之急遫其字又作警此又宿夙速警各自為義之別也宿禮重速禮略冠非賓不行祭非尸不成故重其禮既戒而又宿之飲射禮較輕故戒而不宿至其

日速之而已公食禮又輕先期戒之不宿并不速故記曰不宿戒戒不速此宿速不同之明文也少牢冉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乃遂宿尸旦明行事雖别筮後之宿謂之宿戒而宿戒尸爲筮尸之在朝宿尸爲行事之在旦明其宿皆冉一日其義皆取明日之早來而與郎日之速迥有不同者矣

鄭[元]云少牢禮言旣宿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敖繼公云爲期時賓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以周案特牲主人宿尸又宿賓少牢不言宿賓故知使人宿之爲期時賓及羣有司皆在㹉

尸不在褚氏云主人親宿尸卽使人宿賓至夕爲期時所宿之賓亦俱至矣敖說非右宿

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逸禮云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鄭元云后稷之尸發爵不旅酬孔穎達云此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旅酬餘文武尸親廟尸凡六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陸佃云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葢成康之世而文武猶在七廟之數葢以時祭何必大祫以周案逸禮所言主大祫言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立昭

稷二尸以統之合太祖爲三尸也禮器所言主大禘爲文則立六尸合太祖而爲七依鄭禘祫志言之禘禮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祫無六尸禘有六尸亦無親廟尸孔疏毀廟無尸與逸禮違陸說更謬時祭特祭各廟安得有旅酬六尸之事

毛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何休云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鄭元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呂祖謙云周之追王止于太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

公尸也朱熹云周備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備皇帝而其男女猶備公子公孫也何楷云朱子援引秦制殊屬肊說胡培翬云鄭注祭統但云取于同姓之適孫不云取有爵者為尸則鄭意不與何同以周案曾子問卿大夫將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為尸于公卽詩所謂公尸毛傳云公尸以卿本此毛意天子皇尸以公公尸以卿不同今文家說詩疏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祭宗廟以卿為尸曰當佗周卽用卿將為尸于公語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何避嫌也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為尸此今文家說之異于

古文家者也鄭注特牲禮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與何注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同特云大夫士亦以別諸侯以上其意正同何注也何注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亦謂取同姓適孫之爲卿大夫者義見通典凡爲尸取同姓適孫之有爵惟天子諸侯爲然與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异故鄭注祭統又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于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于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同姓適孫以天子諸侯爲文鄭義同何胡氏說非

崔靈恩說大夫用己孫爲尸孔穎達說特牲注大夫士

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以周案曲禮曾子問並
言孫可以爲王父尸是尸用己孫之明證鄭注特牲云
以孫之倫謂用庶孫凡尸不用主祭者之子故祭統云
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云子行明非己子孔疏誤
會鄭意

鄭元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以
周案鄭注無父者依記爲人子立文少牢禮筮以某之
某爲尸注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
神也賈疏云曲禮言父在不爲尸然則凡爲尸者父皆
歿矣歿者當諱其名故字尸父此鄭義也其實經曰以

某不曰以某甫安見其字尸父凡祭祀不爲尸者不安其父之拜獻故主祭者之子不爲尸祭時拜獻者惟主人加爵者惟長兄弟一人衆兄弟不拜獻如祖祖父之孫衆兄弟之子自可爲尸不論其有祖父

敖繼公云筮尸不吉遂改筮尸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次者爲尸不復筮褚寅亮云筮辭以某之某爲尸則是先已擇定爲尸者矣特決之于鬼神耳或惟恐不吉則要備二人所戒宿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甯廢一祭以周案張子言筮日至再而止再筮不吉則直諏日而祭不要筮褚氏駁之以爲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從舊說

也詳見卜筮門敖氏說筮尸再不吉直以次者爲尸郎
張子筮日之義褚氏以爲兼尸甯廢一祭亦用禮家筮
日眘說而兩家各自有義經云以某之某爲尸命筮立
文宜然褚氏因謂先已擇定未可信或謂三人不吉兼
尸而祭㝠謬祭而無尸惟殤爲然
鄭元云少牢禮不冓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
朝乃視濯與士异以周案大夫冓一日筮尸兼宿尸宿
諸官祭日乃視濯皆下君也特牲冓期三日筮尸冓二
日宿尸宿賓冓一日視濯視牲士卑筮尸視濯不嫌與
人君同所謂或損之而益也參見時享門

敖繼公說特牲禮筮尸宿尸宿賓皆同日盛世佐云宿

尸宿賓皆祭前二日爲之卽筮尸之明日也以周案宿

賓與宿尸同日而宿尸不與筮尸同日敖說未是

鄭元云特牲禮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

賈公彥云知有相揖而去者約少牢主人退尸送揖不

拜也但彼有送文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

可知士卑大夫尊故也敖繼公說尸先入而不揖變于

大夫胡培翬云特牲敍尸入于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

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見耳此云尸入主人退則知

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

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指注云指者卽據少牢言之注云
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而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
少牢言之賈疏以爲尸不送敖氏謂尸不指皆非也以
周案經敍尸入于上明其不送也當從賈疏相指而否
可謂入退同時入退同時是不送也少牢主人退尸送
何㬎云入退同時胡說非
孔穎達云凡迎尸之禮有二一祭初迎尸于奥灌畢迎
牲行朝踐之禮一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于奥行饋孰
之禮曾子問接祭不迎尸直于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
不更迎尸而入或說接祭不迎尸指始祭時言祭不二

迎尸以周案特牲少牢二饋食止有祝延尸主人拜妥尸之文

鄭元云尸恆坐有事則起主人恆立有事則坐賈公彥云尸荅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以周案尸自詔妥而後恆坐不起凡曰尸荅拜皆坐而荅之其禮與婦人為尸坐肅拜同肅拜詳相見門特牲鄭注有事則起有當佗無淺人據下有事則坐而改也郊特牲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據妥尸時言鄭注以古為夏時謂周時尸恆坐也非謂有事則起鄭注無事則起詩所謂皇尸載起鼓鍾送尸據尸謖時言鄭注謖起也賈疏誤甚儐尸時尸之坐與如賓

禮亦有事則坐右尸

鄭[元]云以某妃配某氏某妃某妻也合會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朱熹云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葢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為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伊川云如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如此則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乎恐未安以周案喪服小記曰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祖姑有三人是古亦不一妃也則祔于親者是三妃各于其所以祭也經曰某妃所以明不一妃也以某妃配加于

某氏之上所以別其不配也據經妃以一人配明其正
也據記諸妃別有一所以祭通其變也張子云葬祔以
首娶繼室別為一所是也 右配妃

孔穎達云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
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大司樂云若樂九
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
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
引虞書戛擊鳴球云云以為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
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
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

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以周案殷人尚聲熊氏以為合樂非降神之樂周人尚臭孔氏以為時享非大祭祫均屬肊說不足為據合樂在樂六闋之後記云樂三闋然後迎牲必非合樂明矣虞書敘作樂之次而作樂之先有殺牲詔血事自宜從略亦何得執此遂謂虞氏大祭必先作樂周人廟祭祼鬯合鬯其事在作樂之前叟不得謂周人尚臭其大祭祫亦先作樂尋繹記意虞之殺牲詔血在作樂之前故曰尚氣殷人則樂三終而後迎牲故曰尚聲周人則樂九變而後迎牲其作樂之前有鬯人供鬯肆師鬻鬱鬱人鬱合鬯一節故曰尚臭

先鄭注云鬱草名煑之鐎中停于祭歬是祼歬明有煑鬱合鬯一番儀節矣祼在樂九變之後鬱合鬯在樂九變之先記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明其事相因也又曰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申明尙臭之事灌以圭璋云云申明灌鬯之事明其節各有在也鬱合鬯二句與下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對文蕭合黍稷非卽饋食鬱合鬯亦非卽祼自疏家誤合爲一禮文多窒礙不可通矣秦氏通考以鬯人共秬肆師貢鬱鬱人和鬯在祭歬一日亦不合尙臭之義尙臭者據祭時言 又案殷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謂鬱與鬯未成和而先作樂明其與

周异也樂三闋然後迎牲乃明其异亏虞臭卽周人尚臭之臭謂鬱也味謂鬯也臭有陽臭陰臭陽臭者蕭氣也陰臭者鬱氣也庾氏讀臭鬱合鬯爲句其意葢亦以尚臭之臭爲鬱也孔疏臭味指血腥爓言則記文樂三闋然後迎牲文義已足上二句反嫌贅旒殷人降神之樂不可攷孔疏以虞周同樂九奏謂夏殷當同義或然也是則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是以樂始終乎殺牲也周人先灌鬱而後作樂以致其神乃行祼是以鬱鬯始終乎奏樂也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尤爲分明疏家之曲說殊無當矣熊安生三始之說亦未覈　右尚聲臭之异

書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與記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不同孔穎達云書先殺後祼者殺禋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江聲王鳴盛等說殺牲而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祼有二節一在始祭灌地以降神一在正祭酌以獻尸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及此經先殺後祼自指獻尸之祼以周宗殺謂射牲禋即肆師所云鬻鬱鬱人所謂合鬯祼謂灌地降神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據周禮言書洛誥先殺後祼猶用殷禮也知者郊特牲述殷禮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臭味者鬻鬱以

合樂即所謂禋也未成禋而樂三闋是樂先于禋也樂三闋而出迎牲是殺亦先于禋也灌用鬯臭必在成禋以後是禋又先于祼也時周禮旣成而猶用殷禮者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也鄭彼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詑始𦕈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皆其義證祭統所言自據周禮故君執圭瓚祼尸之下又云及迎牲與郊特牲旣灌然後迎牲本合江氏以此爲殺後之祼非且祼以降神即以獻尸亦無殺先殺後兩節可分

至燔膋不异偁殺其事枉既祼迎牲後尤明江氏皆亂言之（莊氏謂亦古文殺與乘相近殺禮當作乘禮乘禮卽奉璋其謬要不待辨）

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鄭元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异耳以周案爾雅家說秬爲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禮家說鬯酒稱秬不言秠秬卽一稃二米之黑黍秠卽皮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要無异偁其實二家之說各執一偏也爾雅秬黑黍言其米秠一稃二米言其稃凡黍皆有稃而秬有二米其稃獨大故別名之爲秠其字从丕丕大也禮之鬯酒用其米不用其秠故衹偁秬不言秠

秬為二米之專名其一米者謂之穄秠為一稃二米之專名其一米者謂之稃呂覽本味篇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此對文而義別者也說文秠稃連文秠一稃二米稃穭也或作粰下云穭穅也此亦對文而義別者也釋文旣云秬黑黍又引或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亦非說文秬秠字作秬秬鬯字作鬱

詩毛傳云秬黑黍鬯香草築煑合而鬱之曰鬯鄭衆云鬯香草築香草煑以為鬯許愼云鬯以鬱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鄭元云鬯釀秬為酒芬芳條暢于上下也以周案鬯之言暢

禖記佗暢字以義易之也鄭注芬芳條暢是鬯字本義秬鬯二酒竝稱鬯故說文釋鬯以爲醖釀鬱艸其義自通鬱香草名以其可釀之爲鬯古亦謂之鬯草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毛傳鬯香草葢卽鬱也但秬鬯之鬯不得釋爲鬱孔疏引孫毓异同評辨之已明當從後鄭

鄭衆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亏祭冣鬱爲草若蘭許愼云鬱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鬱卽鬱林郡也鄭元云鬱鬱金香草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以周案先鄭十葉爲貫十當佗千說文

云十百爲一貫魏略云鬱金香生大秦國狀如紅蘭二
鄭所云蓋卽此李時珍云鬱金有二鬱金香用𠌶此用
根其苗似薑然古所佩香草皆以葉言先鄭云千葉爲
貫則所用者葉非𠌶亦非根也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
亦據𠌶言非此物鄭樵通志謂其苗如薑亦未是先鄭
意煑鬱以爲鬯鬯之名義主于鬱故鬱字从鬯曰秬鬯
者以秬酒合煑鬱者也其義與毛詩同後鄭意鬯釀秬
爲酒是鬯之名義主于秬故鬯字从米秬亦作𪏰鬱亦
作鬰其字皆从鬯以鬯固以米爲之鬱亦和以鬯者也
其說與說文同以經攷之鬯人曰其秬鬯鬱人曰和鬱

鬯是秬鬯可單稱鬯鬱未和鬯祇單稱鬱也郊特牲曰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曰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同以二物相合然則經之單偁鬯皆秬鬯也經之單偁鬱皆未和鬯者也經之偁秬鬯者亦鬯之不和鬱者也秦氏通考諸書皆不足據

盧植云鬱合鬯鬯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以周案盧氏鬱合連讀不以為草名說本毛傳與諸家竝异不可從也

鄭元云稞記暢曰以椈杵以梧所以擣鬱也以周案暢讀如鬯凡經傳單稱鬯者皆秬鬯此春秬黍之浛也鬱

卣干葉為貫百二十貫築以煑之乗所用擣鄭注鬱字疑誤 右煑鬱

鄭元云大司樂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謂此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孔穎達云周人尙臭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太祭祫仍先用樂賈公彥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奏黃慧田云作樂在旣灌之後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以周案當從鄭注餘說皆未是說詳樂制門

鄭元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

日佗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佗之致地示物彪動物羽嬴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云云此其亏宗廟九奏效應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謂各用一代之樂賈公彥云大合樂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卽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之樂此用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以周案賈疏以虞書之九成為正祭樂故辭大合樂為正祭合樂實非鄭義又自嫌與經文倒置故生此曲說其實經云大合樂者統眾音言之也對下分樂而言謂之合樂對

下六樂之舞亦名合樂又謂之大合樂大合樂爲下神之樂故曰以致鬼神示旣下神後又各奏其祀享祭之正樂故曰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樂者卽下文所云六節是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樂成謂大合樂成序其禮樂卽所謂分樂而序之反饋之時合樂已成因薦其正祭之俎而序其正祭之樂經記兩文義可互證舊解祭義亦失事實是則大合樂在正祭之先而分樂爲正祭之樂義章章矣大師賈疏又謂大祭祀下神合樂皆升歌淸廟攷下神樂有升歌下管諸節故鄭注大合樂引虞書以證正祭先祖之分樂曰歌夾

鍾是有升歌也曰舞大武其節在下管後是有合樂也

賈氏此疏自有依據秦氏五禮通考分升歌淸廟爲下

神九變之樂下管舞大武幷出于朝踐之後而別有大

合樂一節殊屬未安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云云鄭元云變

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䄍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

樂而禮畢以周祭先大合樂以下神乃分樂以序正祭

此爲祭享祀之通例也故上文類敘之而三大祭之仳

動物有一變至六變之別三大祭之天神降地示出又

有六變八變九變之异故此又別敘之一變至六變皆

曰致物一變至五變又曰致示六變又曰致神上文所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佗動物是也而此節意主佗動物而言故致物文在神示之上其兼言神示者欲以明上文大合樂之致鬼神示亦有此諸變也此節以六變終下節以六變始又以明佗動物之樂卽奏于三大祭中也鄭意佗動物別有樂必別有祭而經無見文故以蠟賓之而蜡爲小祭又嫌不㝵兼奏六樂故曰六奏樂而禮畢以明別無正祭以圓其說非也

熊安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以周案殷人尚聲先

奏降神樂爲求陽周人尙臭先煮鬱而後奏樂行祼爲求陰右樂

詩毛傳云黃流在中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鄭箋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靑金爲外朱中央矣孔穎達云毛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鄭易之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以周家依鄭詩箋禮注攷之王祼用圭瓚祼酒用鬱鬯詩所言卽祼禮箋當云黃流鬱鬯也今作秬鬯沿毛傳而誤

賈公彥云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是諸侯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百一說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謂向未賜圭瓚而今始賜者則天子必資之以鬯如詩釐爾圭瓚必兼以秬鬯一卣書文侯之命用賚秬鬯一卣左傳賜晉侯秬鬯一卣孔疏云言秬鬯必以圭瓚副可知是也舊說以爲未賜圭瓚者苒祭請鬯于天子而用祼非也一說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鬯爲秬鬯非謂鬱鬯鬯惟天子得用也賈疏用毛傳先鄭之義以爲得用鬱于經未合以周案書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詩大雅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左傳王錫晉侯秬鬯

一卣並不言鬱則王制言諸侯賜圭瓚而單言鬯自謂秬鬯可知也鬱之與鬯亦以秬鬯爲名諸侯旣賜圭瓚得爲秬鬯亦可用鬱鬯謂鬱鬯惟天子得用其說亦偏

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

孔安國云灌者酌鬱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馬融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是僞云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于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郊特牲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注云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迎牲二注或神或尸解者云灌神

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𢖍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以周案祼之言灌說文祼灌祭也祼字从示取神示之義其字以祼為正其義又取灌而名毛詩周官並作祼周官又借作果論語作灌易又借盥字為之祼謂酌鬱鬯灌地以降神漢時師說皆然而初獻尸亦謂之祼尸者以其亦酌鬱鬯故也大傳注灌是獻尸不誤皇氏以為乃尸𢖍獻祭以灌地并為一事非鄭意近人并以皇氏申語為鄭注則皇氏以為解鄭義者何分灌地灌人為二邪皇氏引鄭注灌是獻尸是字已羼入己語而謂𢖍獻灌地尚是

鄭語殊未審矣

鄭元云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賈公彥云尸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陳祥道云祼尸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應撝謙云啐之是嚮味奠之則非逢于淵泉以周禁書曰王入大室祼則王自祼于大室主鬯也易盥而不薦字讀爲灌鄭彼注云設薦俎則弟子亦明祼自爲也此注云王酌鬱鬯以獻尸據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而言云祭之啐之奠之者明與灌地异也王入太室親自灌鬯出而又酌鬯獻其尸尸直祭之啐之奠之時主在室而尸

在堂故祼灌自室而獻于堂祭之之祭與降神之祼迥別自䟽家以降神之祼爲尸灌于是有尸先入室後又遷堂之曲說矣

鄭元說初獻君執圭瓚祼尸夫人執璋瓚亞祼祭統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穎達云下云夫人薦涗水及薦豆是夫人親行而云夫人有故者記者亂陳言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之時各有所明不可一揆以周案此承上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爲文君入太室灌地降神卽出妥尸于堂故立于阼夫人時猶在房未出故大宗攝夫人事亞祼鄭注以亞祼爲攝于義

可通謂夫人有故不與祭此說非也亞祼如夫人自祼此節廣明夫婦親與之義記者何必以大宗為文且下文何復歷言夫人薦涚夫人薦豆致如孔疏亂陳之非不知記文敘次明顯非亂陳也祼尸在迎牲前故下曰及迎牲夫人出房又在迎牲後故下又曰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從謂至此從夫人出也特牲禮主婦視饎亏𠧪堂下文在主人視殺後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叏在朼鼎載俎後則后夫人之出房在射牲後可知也其不亏迎牲前出者射牲非婦人所樂見而祼尸又在迎牲前故當時制禮王后亞祼宗伯攝夫人亞祼太宗

攝此通禮也祭統記夫婦親與之禮自薦盎始不及祼
鬯禮運敍君與夫人交獻桯醴醆以獻後不及祭元酒
並可爲太宗攝亞祼爲通禮非夫人有故也
毛詩傳奉璋峩峩半珪曰璋鄭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
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以周案傳箋同
義王肅申毛駁鄭謂傳解璋不言瓚不以此爲祭璋瓚
無單言璋者王基引郊特牲灌以圭璋近儒又引顧命
秉璋以酢證成鄭義其說當矣王祼以圭瓚諸臣助祭
以璋瓚與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語同時師以
文王未爲天子不得執圭瓚或又以璋瓚爲王后亞獻

之禮非諸臣所執不知太宗執璋瓚亞祼祭統有明文九命作伯錫以秬鬯圭瓚書序詩傳亦明著之不足以難鄭至董子繁露引此詩以為文王郊祭天公羊傳璋判白何注云半珪曰璋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亦引此詩以證此公羊家之異說徐疏以璋為祼器與天地大神至尊不祼義違或以璋為禮神之玉與周官文亦不合馬元伯又因董子先郊而後伐之語以璋為牙璋不知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為使者所持之瑞節枉王左右者何奉此為時師以為即大璋中璋邊璋天子巡守宗祝以壽焉者但文王雖有受命偁王之說未聞有

巡守事欲申董子先郊後伐說薪燎以類上帝璋以祀所過名山大川庶爲近之右祼圖

受業陽湖謝恩灝

子　家岱　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三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詔祝亐室坐尸亐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亐戶內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亐爐炭洗肝亐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亐室又出以隋亐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亐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亐主北焉譙周云室中神位在奧內牆下東鄉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也東鄉以南為上崔靈恩云尸南面主在內東面陳祥道云尸入既祼亐室然後延之亐戶內坐亐主東南面行朝踐之

禮焉延之亐戶卥所謂坐尸亐堂是也坐亐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卥方為上是也南面所謂子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特牲少牢皆坐尸亐室卥東面則此亦在室卥東面矣鄭氏尸坐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尸主异鄉無是理也以周案朝踐時主在室尸在堂故曰詔祝亐室坐尸亐堂主無席堂之禮朝踐為堂事曰血毛詔亐室曰升首亐室曰直祭祝亐主皆以主不席堂故有事亐室也鄭注謂朝事時席主戶外至薦孰乃叀延主亐奧亐經無見恐不足據詔祝亐室卽禮運所謂佗其祝號鄭注以為制祭義亦可通判神主為二則不可

從坐尸卽禮經之𡘦尸但少牢特牲自饋食始故尸于薦孰時卽入室天子有朝踐一節故尸不卽入室而坐于堂注疏家謂尸于祼𦍑入室至是又延以出亦無文可據　又案尸主坐位譙氏以室中言主在尸南其說當已崔氏申注以堂上言堂上以南面爲尊尸南面尊于主于禮不順陳氏改爲尸主皆南面又引曲禮文尸坐主東不知曲禮所言爲室中布席之法堂上南面者以東爲上總之主恆在室堂上無尸主竝坐禮不必辯也右詔祝坐尸

周官大宰祀大神享先王及納享贊王牲事鄭元云納

享納牲將告殺惠士奇云漢祠夜半行禮祭再晝漏未盡納牲夜漏未盡納享納享在合享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再以告于堂也以周案後漢祭禮志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惠氏以晝漏初納爲納牲夜漏初納爲納享享卽禮運退而合享之享其說似通然續志于夜漏初納之下更有進孰之文未必如惠所言且下文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故鄭以納牲解之續志引干寶禮注亦同鄭義

記祭義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鄭元云穆子姓也荅對也惠士奇云穆荅君猶嗣舉奠君之上嗣爲穆迎

牲入廟與君對其牽牲尊君之適也以周案鄭注祭統云昭穆謂同宗父子注大宗伯云父曰昭子曰穆古人以昭穆分父子因謂子曰穆辭之曲也辭曲例詳汪氏述學如惠氏說穆當讀為教育子之育育長也謂適嗣右牽牲

孔穎達云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案蕙田云朝踐時燔燎制祭肴肺肝首心即是血祭以君親制謂之制祭取肺肝與膋薦之謂之血祭也先儒以祭肺肝心專謂饋食者誤肺肝首心有生有孰朝踐薦生而

兼血饋食薦孰而柱俎䟽義極明不可混也惟䟽謂血祭是制祭後又薦血腥分制祭血祭為二似未安以周案據陸農師說毛血之薦柱取膟膋燔燎之𦍒秦氏又以制祭當血祭殊非制祭者以膟膋置爐炭燔其制肝也以肝言曰制祭以膋言亦曰祭脂而與祭血自異

鄭[元]云朝踐謂薦血腥賈公彥云禮器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以周案賈䟽本熊氏說禮器孔䟽引皇氏云郊天與大饗三獻竝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別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

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說勝于熊賈秦氏通攷知宗廟有血祭又以經傳無血祭儀節可攷乃以制祭當之亦謬要知宗廟之血祭與腥祭同薦特血在室腥在堂异焉耳 右血祭

鄭元云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心焉而已孔穎達云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陸佃云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若少牢祝酌奠祝

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尙饗當此節秦蕙田云郊特牲此條上云殷人先求諸陰周人先求諸陽下接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皆始祭求神之事無緣中間忽襍入饋食及繹祭事直祭祝于主即是詔祝于室是時方迎主入室尙未迎尸祝酌奠以饗神曾子問所謂陰厭周官所謂欽明水火而祝號陸說極是疏旣依注謂薦孰時又引少牢敢用柔毛云云以爲即祝奠之祝是騎牆之見也以周案直祭對索祭言不祭于主而旁求之爲索祭正祭于主曰直祭祝主

如禮經之祝饗有主者祝亏主無主者祝亏苴士虞無
主故其祝饗禮曰佐食取黍稷祭亏苴祝祝鄭注引或
曰苴主道此卽公羊家大夫士無主士結茅爲菆之說其義本通孔疏所引少牢祝辭
爲陰厭特牲亦有祝在左祝皆在迎尸之前然少牢特
牲以饋食始而天子饋食之先有朝踐朝踐堂事故坐
尸亏堂時主仍在室也故直祭之直祭曰祝亏主明無
與亏尸也其祭當如士虞之祝饗命佐食祭與特牲尸
執奠之祝饗有別故鄭注士虞饗神辭與少牢陰厭同
不過吉凶禮异略變之而已詳見卷　祭門是則孔疏引少牢
陰厭之祝辭以明其節自是不誤但天子禮异不𢒼云
在薦孰時也陸農師謂尸未入而祝主與記文承坐尸

亏堂之下既不符合秦氏以詔祝亏室爲天子諸侯祝酌奠以陰厭之事後又從鄭注以爲制祭事亦進退無據至以詔祝亏室與直祭祝亏主併爲一事叓謬如其說郊特牲既曰詔祝亏室矣何爲越坐尸用牲升首之後又曰直祭祝主叓緟複傎倒言之乎

陳祥道云特牲少牢禮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𦙍陰厭也天子諸侯正祭有陰厭殤之有厭厭爲其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陰厭尊有元酒蔡德晉云特牲少牢禮皆自饋食始故初即設饌祝酌奠亏饌南天子諸侯祭禮

有祼以降神則祝之酌尊饗神自當在祼後此時尚未設饌也先妥之而後祼故拜妥尸當在祼𦐇祼則神已降故祝設尊以依之祝延尸出坐及朝踐畢仍延尸入室而舉此尊斝也祝之酌尊又預爲嗣子舉尊張本固當次于王及后祼後也秦蕙田云詩祭以清酒文在從以騂牡之上禮運佗其祝號元酒以祭文在薦其血毛之上元酒淸酒指酌尊之酒而酒又必加明水加明水則大祝執以祝號者也祭以清酒則祝酌尊于銏南者也合諸經求之則爲始祭未迎尸之𦐇祝酌尊而爲陰厭信矣鄭以淸酒爲祼事所用疏以鬱鬯不𢑥爲淸酒

可見行文之不可牽强如此以周案特牲少牢自饋食始有陰厭天子諸侯有朝踐所謂直祭祝主卽陰厭事也天子諸侯無陰厭文陳氏直以特牲少牢禮相準蔡氏以爲天子禮异是已而謂妥尸在祼歬祝酌奠在朝踐歬終嫌未當蔡氏申陳説以修其祝號元酒以祭爲祝酌奠事竊謂修其祝號在朝踐歬祝酌奠在朝踐節周官大祝凡大禋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注云肆享祭宗廟也禮運首言祭事亦曰修其祝號元酒以祭元酒卽明水其文在薦其血毛之上明在朝踐歬矣郊特牲首言詔祝于室卽修其祝號之謂也又曰直祭祝

于主即祝酌奠之謂也直祭祝主文在用牲升首之下則祝酌奠明在朝踐節矣

鄭元云特牲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尙饗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敖繼公云饗饗神也凡饗祝之辭雖或言于尸之侑實主爲神也以周案鄭注士虞以迎尸侑之祝饗爲饗神以主爲孝薦之饗爲饗尸以此推之天子朝踐主在室尸在堂祝主之饗如祝在左之祝辭祝尸之饗如尸執奠之祝辭矣敖氏分祝

右直祭祝

饗二辭之失詳見卷祭門此說亦似是而非饗

鄭元說士虞特牲禮並云徹設于𡚁北隅几在南厞用筵所以爲厭飫也几在南明東面不南面少牢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袁廷堪云士虞禮陽厭几在南注明東面不南面特牲陽厭亦云几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則大夫與士皆東面矣以周案成人之祭備陰厭陽厭二祭漢唐儒說皆同自宋陸農師謂陰厭以祭宗子之

殤陽厭以祭凡殤無與廟之正祭元吳幼清敖君善及近萬充宗皆主其說以駁注疏今從鄭曾子問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戶當作牖當室之白其光由牖漏入不由戶明也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說本鄭而鄭箋漏訓隱以當禮經之扉孫注漏訓明以當曾子問之白兩說又異說詳宮室門士禮陽厭東面其位在屋漏之扉處故經云几在南扉用筵大夫陽厭南面其位正當屋漏之白處故注云少牢禮南面如饋之設所謂當室之白自疏家白與扉不分而經注之義俱

旧

鄭[元]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奧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淩廷堪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攷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以周案麥說甚憭

金榜云禮記于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㝵名不槩于所祭

之地以周案金說未是陰釐之偁唯見亐注陰厭陽厭之偁自古有之胡竹村謂陰釐陽釐正由祭以陰厭陽厭爲名否則釐何分亐陰陽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爲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胡說甚憭 右陰陽厭

鄭元云祊之禮宜亐廟門外之鹵室繹又亐其堂神位亐鹵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孔穎達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旣設祭亐廟又求神亐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亐廟門外鹵室亦謂之祊此索祭亐祊當是正祭日之祊應偁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繹祭偁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

明日繹祭祊名同偁之曰祊也方愨陸佃說祭之正日
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秦蕙田云楚茨絜
爾牛羊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
殺牲之下執爨之歬禮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卽
繼之曰為祊乎外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
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乎祊
明一時事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
于祊列于旣徹之後非其序矣金鶚云經典言祊皆在
正祭之時與繹祭無涉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
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繹與祊各為一事鄭孔于

楚茨祝祭于祊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指為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為祊乎外則指為繹祭之祊且以繹祭之祊為正而正祭之祊假以繹祭而名其亦慎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禮器為祊乎外對設祭于堂可知祊在門外祭統言出于祊出者出廟門也郊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為門外也鄭孔謂祊在門內抑又慎矣以周案廟門謂之閍祭于閍謂之祊爾雅閍謂之門禮器疏引作廟門謂之閍不言內外楚茨毛傳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引詩祝祭于

槩皆用古文家說（鄭箋訓門旁說文訓旁皇說少不同）鄭注禮記則云祊在廟門外（見祊之于東方注又索祭祝于祊注詩疏引作廟門外曰祊今本脫外字）其大名曰繹蓋用今文家說以經攷之祊謂之索祭索之言求求神之祭自在行祭之始且楚茨所述禮儀節次祝祭于祊文在薦孰之前尤其顯據宜從方陸諸說祊為正祭之名繹為明日又祭之名郊特牲言繹言祊言朝市之失分明三事王肅家語周禮繹祭于祊之語本不足據尸在廟門外則疑乎臣疑乎子故主人迎送尸皆以廟門為斷則祭不尋出廟門可知繹祭不宜在廟門外金氏已言之祊祭亦宜在廟門內祭統而出乎祊對上

詔祝于室言之出謂出室非謂出廟門禮器為祊乎外對上設祭于堂言之門在堂之外亦未見出廟門當以古文家祊門內之說為長 右祊

鄭元云祭義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為覸字之誤也覸當為馨膋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𥜥之兩甒醴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肖其類孔穎逹云鬱鬯灌地雖是祭神亦是報魄不當薦孰之時

故云加慕容彥逢云郊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灌以
求諸陰燎以求諸陽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
鄭以薦黍稷爲饋食之時失之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
同爲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于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
設朝事以取膟膋而燔燎焉則膟膋爲羶黍稷爲薌故
謂之羶薌鄭以羶爲馨誤矣方慤云宗廟之祭祼而後
獻此于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也瓦甒之所獻鬱鬯
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陸佃云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
于室更取膟膋燎于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
陽又羞肺肝首心祼以瓦甒加以鬱鬯以報陰羞肺肝

首心周人朝事之差倫四代之尙也祭義之報氣即特
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裸獻之時
有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因其理也蔡德晉云薦
黍稷謂米亦生而薦之以待燔燎象上古之燔黍加黍
米于燒石上而燔之也猶喪禮飯用生米禮運謂之飯
腥也孔穎達謂膟肝肺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
脊貫之入室燔于爐炭出以隋于主觜二是饋孰之時
君以鸞刀割制所肴膟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
尸竝嚌之是也秦蕙田云此文明云建設朝事則報氣
報魄均為朝事可知鄭注郊特牲既奠為特牲饋食祝

酌奠于鉶南故以為饋食之禮不知祝酌奠于鉶南乃士大夫饋食禮未迎尸以前事天子諸侯之酌奠亦當在未迎尸之前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卽君親制祭事蔡氏謂黍稷亦生而薦之極有據蓋是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毛羞肺肝首心皆是生用薦盎加鬱鬯皆與饋食不同則其為黍稷之生米可知蓋用以合蕭與脂而燔燎之郊特牲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牆屋此文所云擅薌者也加以鬱鬯者是時尸方祼後鬱鬯猶奠之于地本非與黍稷肺肝同薦羞故曰加陸農師謂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尚挪論亦是確論蓋明堂位所言尚首

尙心尙肝尙肺乃挼祭之事在饋孰之時故祭黍稷加肺未嘗兼用肝與首心此兼用之故郊特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則其非挼祭之離肺絕肺而為制祭之所需又明矣以周案郊特牲文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為祼事既祼然後迎牲于是有燔燎羶薌之事故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其事行于祝酌奠之後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鄭彼注讀羶為馨意謂馨薌即黍稷也毛詩生民傳佀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與注義合但詩言取蕭祭脂箋云取蕭艸與祭牲之脂爇之于神位則羶薌如字讀亦可矣至祭義所言與郊特牲文有异

有同注疏以祭義之焫蕭爲朝踐時事郊特牲之焫蕭
爲薦孰時事似不可從諸儒辨之是也但鄭謂報氣以
氣報魂以實其義自不可易郊特牲文臭陰專以鬱言
臭陽專以蕭言凡酒以養陽食以養陰幽陽氣也必以
鬱合之者以臭之陰能達于淵泉也黍稷陰氣也必以
蕭合之者以臭之陽能達于牆屋也其陰陽之互養者
所以嘉魂魄而合莫也舊說朝踐報氣饋食報魄截然
分二則特牲少牢兩饋食豈專以報魄之陰乎所謂凡
祭求諸陰陽之義與魂魄合莫之道其安在哉祭義二
端既立謂鬼神有氣魄之別也報以二禮即下所謂報

氣報魄之禮報氣以燔燎報魄以羶薌其事皆在朝踐時故特言建設朝事覸以蕭光以報氣句明燔燎之義凡燔燎皆炳蕭也覸以俠甒三句明羶薌之義羶謂肝膋薌謂黍稷也一覸以報氣一覸以報魂覸之言祼又明報氣報魄非截然二事必參互祼用之所以嘉魂魄使合莫也郊特牲以蕭合黍稷謂之臭陽又言升首報陽祭肺肝心貴氣主則黍稷肺肝首心皆報氣之物其文厠亏報氣報魄閒者又以明覸以俠甒加以鬱鬯者覸之亏黍稷肺肝首心也且以明覸以蕭光者亦覸之亏黍稷肺肝首心也欲兩就之故文厠亏其閒經中多

此例矣例詳弟一卷祫類醆以俠甒者時夫人將薦盎有醆酒涗清兩甒也加以鬱鬯者加設此以洗肝非以祼獻也鄭注禮器君親制祭云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于室及主也又注郊特牲詔祝于室云朝事時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薦黍稷一事肴肺肝首心又一事其燎黍稷以為薌也而必醆以俠甒其肴肺肝首心以為羶也又必加以鬱鬯皆所以報魄也羶薌以報魄又必合蕭燔之乗以報氣故郊特牲曰焫蕭合羶薌鄭意蕭合羶薌卽蕭合黍稷讀羶為馨其說可通而

燔燎羶薌亦讀為馨且以爲黍稷爲饋食並屬末是慕
容輩以膟膋爲羶與顏師古匡謬正俗說同亏祭義文
終不可通鄭注郊特牲云蕭香蒿也染以脂昰膟膋以
塗蕭者也蕭合羶薌之羶宜與薌別爲一物如指染蕭
之膟膋不昇與薌同云合凡言加者自後之詞舊說加
以鬱鬯爲淵肻灌地要屬不辭王伯厚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金榜云郊特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卽燔燎羶薌覸
以蕭光爲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既灌然後迎牲及覸

以俠甒加以鬱鬯為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主言之故亏報氣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灌之言祼謂報氣報魄要相祼厠孝子祭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也以周案祭義薦黍稷蔡氏說薦生米是也金氏以為饋食之薦孰而肺肝首心為妥祭鬱鬯為祼獻文皆逆陳說尚可通其以燔燎羶薌為饋食事與上文建設朝事顯背且饋食之禮具詳禮經享神尊爵鉶南以後無燔燎羶薌事金說沿舊誤 右燔燎羶薌

鄭元云取膟膋燔燎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以周案小雅取其血膋與上鸞刀啟毛連文祭義

鸞刀以封取膟膋與上毛牛尙耳連文郊特牲取膟膋燔燎文亞在升首之上則膟膋之燔在朝踐之時明矣毛傳云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亦據朝踐為言鄭君此注與毛傳正合惟郊特牲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誤以為薦孰時事孔疏乃據彼注謂此膟膋燔燎在饋孰時又於祭義燔燎羶薌疏謂一祭有兩度爇蕭指此文為朝踐時彼此矛盾如此而金榮齋陳碩甫又堅信其說何邪

記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而祭義云君牽牲夫人奠盎皇侃說奠盎于牽牲之時尋以洗牲熊安生說牽牲

時夫人預設與盎之尊至制祭又酌盎齊以獻尸孔穎逹說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熊氏義無妨也秦蕙田云祭義夫人與盎卽禮器君親制祭夫人所薦之盎也將薦之必先與之蓋君迎牲而夫人薦豆籩君牽牲而夫人薦盎朝事延尸于堂燔燎制祭旣有豆籩必有酒齊正所謂設祭于堂也以周案諸說皆非祭統云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卽此夫人薦盎之事其文次于執[illegible]之後鸞刀取肝之膋則夫人薦盎自在迎牲制祭之間禮器祭義兩文本無妨也君迎牲後將制祭于室夫人薦盎于其主盎卽醆醆酒涗于清

故祭義云䵼以俠甒㑹解之誤不勝辨

毛詩傳云𩛩爨饔爨廪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鄭箋云燔燔肉炙肝炙皆從獻之俎以周案説文燔爇也䋣宗廟火孰肉也毛以燔爲正字故以制祭燔燎言此卽禮運爲其燔炙之在朝踐者也毛意朝踐之燔炙𤎯中古與饋食用今世之肝䋣本异燔取膟膋不用肝信南山傳云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亏蕭合馨香也此偏舉燔禮亦祇及黍稷與蕭不及肝者祭義云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此正信南山詩之義證文不及肝又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䵼以

蕭光文亦不及肝下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黍稷用生者此即毛傳燔以黍稷禮運謂之燔黍肺肝首心用腥者炙之此即毛傳炙炙肉禮運謂之捭豚者也上文䞇爨為俎亦指朝踐故舉饔爨廩爨言之少牢饋食禮雍人摡鼎匕俎亏雍爨事在祭先天子則摡亏朝踐初也鄭箋以燔為[illegible]之俗字䞇爨為薦䞇事故以饋食之從俎言鄭意經主人初獻以肝從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以燔從此屬通例非若主婦致爵肝燔備從故曰或傳箋各有依據義不相蒙陳碩甫申毛傳參用鄭義殊誤鄭注燔膋制肝說自有本但不可以此汨毛義也　右薦盎

薦燔炙

賈公彥云羊人割羊牲登其首祭祀之事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陸佃說郊特牲取膟膋升首羊也羊人云登其首以周案升首之禮據郊特牲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之文似升首在直祭前下又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似升首又在直祭及制肝後今依鄭注先燔燎次升首升首三牲之首皆升室從賈陸氏謂獨升羊首似非又謂郊特牲取膟膋為羊祭義取膟膋為牛要誤　又案郊特牲言升首于室又言祭肺肝心其分別言之者明祭肺肝

心在堂不在室也祭義云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又連合言之者明升首與祭肺肝心同在一時也室內燔肝膋堂上焫蕭合黍稷室內升首堂上羞肺肝心其事相因

右升首

鄭元云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太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法中古也退而合亨以下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眾俎也以周案孰其殽薦其燔炙文在合亨之上鄭注以爓解孰是也孔疏又據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以解薦其

燔炙未當特牲此節在主人酳尸以後禮運所言在饋食之前非饋食禮所有也孰殺對腥俎言之是謂爓祭但爓祭亦即其豚解者爓之于湯未必用體解下云體其犬豕牛羊是體解也其事在退而合亨之後天子肆獻祼饋食之禮雖逸其節次具詳戴記近人編集遺禮于饋食尸諸儀節議各不同今合禮運郊特牲諸文參定之周人尙臭臭謂鬯鬱朝踐以尸有鬯人共鬯肆師鬻鬱鬱人鬱合鬯諸節所以達臭陰于淵泉也秦氏通攷在祭尸一日非合鬯而後樂作樂作而後王以鬱鬯入太室祼所謂致其神也注疏並謂祭祀先作樂以致神秦氏駁之非于以詔祝于室作

其祝號遂出迎尸坐之于堂王與宗伯又用祼鬯以祼尸據祭統大宗執璋亞祼文說詳上既祼然後出迎牲于以朝踐之事起乃祭血以盛氣遂酌鬯以直祭燔肝升首以報陽此皆行之于室中所以事其主者也其堂薦黍稷以備焫蕭之薌羞肝肺首心以備四代之尚是皆物之生者以其燔燎之用用生物於上古禮所謂腥其俎是也于時燔燎並作而行爓祭於中古禮所謂孰其殽是也燔肝謂之制祭君將制祭夫人先薦以盎于以醍以俠甒所謂醆酒涗于清是也加以鬱鬯所謂制肝洗鬯是也燔在室中即制祭是燎在堂上即蕭合黍稷是所以達陽

氣亏牖屋也其事竝在直祭祝酌奠之後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室中燔肝膋堂上焫蕭合黍稷室中升首堂上薦肺肝心事相因室中血祭堂上用腥祭室中直祭堂上用爓祭亦事相因腥祭在朝踐二獻爓祭在朝獻又二獻賈疏小子以爓祭在饋食大誤所謂君與夫人交獻是也交獻承上醴醆言例不數二祼然後退而合亨體解其犬豕牛羊糞定詔亏堂尸乃入室亏是有舉斝詔妥之事正祭之樂亦以序興亏以酳尸有饋獻二獻再獻二獻諸臣所貽又二獻其大略葢如此 右饋食靑行禮節次

賈逵云大祝隋釁釁宗廟馬融云血以塗鐘鼓鄭元云

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賈公彥云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于中輒有釁厲塗鼓直俾釁何得兼言隋故爲祭祀薦血解之

鄭元說隋祭下祭曰隋隋之言猶隋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賈公彥云經中不同又字或爲隋或爲挼或爲羞或爲綏或爲挼鄭于挼綏及羞三者已從墮復云古文作挼以特牲及士虞皆有挼祭故亦兼擩解以周案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墮特牲作挼少牢有司皆作綏又鄭注士虞云特牲少牢或爲羞注有司徹云古文爲挼注

少牢云古文爲肵昰字之不同有六又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挼祭注云挼亦當爲挼又云今文或皆改挼爲綏昰字之不同有七胡墨莊以爲賈疏所舉又字獨不及挼疑此經文本作佐食授綏祭鄭云綏亦當爲挼今文或皆改挼作綏亘似未必然鄭意此字向從士虞古文及周官作隋而特牲古文皆作挼較之少牢古文作肵有司徹古文作抰爲音讀㝡近特牲注云今文或皆改挼爲綏少牢注云綏或作挼昰各本今文亦多不同而挼綏二字又不若作挼之有合亏古文然則士虞古文作隋祭爲正字特牲古文作挼祭通用字挼綏抰

祭三

斯肴又字皆鄭所不取鄭注隋祭以黍稷肺言不言菹醢是隋義不兼擩賈疏失之

淩廷堪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祭又謂之挼祭祭黍稷肺爲挼祭其餘祭豆祭鉶祭酒祭離肺正脊皆統于挼祭以周案淩說非也周官曰既祭則藏其隋故凡隋祭不嚌不嘗其嚌嘗者皆非隋祭也凡隋祭有二一曰祭豆一曰祭黍稷肺特牲主人拜妥尸後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醢祭于豆閒不云嚌嘗此豆之用隋祭者也士虞少牢之祭豆亦無嚌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特牲例之士虞祭豆之後祝命佐食隋

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云嚌嘗此黍稷肺之用隋祭者也特牲少牢之祭黍稷肺亦無嚌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士虞例之其餘祭酒曰啐酒祭鉶曰嘗之祭肺脊曰嚌之士虞特牲少牢並同皆以別不啐不嚌不嘗之爲隋祭也隋祭之禮惟尸辱行之其次主人主婦亦閒行之特牲尸酳主人主人拜受角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鄭注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受祭祭之謂受此黍稷肺而祭之也亦不云嚌嘗亏祭酒又特言啐以明其非隋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

上佐食以挼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不云
隮嘗于祭酒又別言之曰又祭酒不興遂啐酒以明其
非隋特牲尸酳主婦佐食挼祭少牢尸酳主婦上佐食
挼祭其儀悉如主人之禮又以別啐酒之不爲隋祭也
淩氏于尸未食前之祭皆爲隋祭混而一之大違經恉
胡竹村作正義惟淩例是從故其書亦多違失
鄭[元]云特牲禮祝命挼祭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
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周禮曰旣祭則藏其隋隋
與挼讀同耳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挼祭也褚
寅亮云據士虞禮祝命佐食此注云詔尸似异然祝詔

尸挼祭佐食卽取黍稷肺授尸矣實一也以周案隋各本作墮誤鄭意士虞古文作隋祭爲正字此篇古文作挼祭通用字故注旣正其字作隋又不破挼字敖氏以挼祭爲授授祭下經佐食授挼祭授挼連文又以爲衍字大謬祝命挼祭亦命佐食也鄭注訓爲詔尸胡氏以爲欲見命佐食亦秉詔尸是補經所未備非與經有異鄭衆云守祧旣祭則藏其隋隋謂神肯所沃灌器名鄭元云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以周案先鄭意隋之言灌灌云茅象神歆之是爲莤茅其盛茅之器謂之隋與禮經挼祭之挼不同後鄭以隋挼爲异文

同實故以尸所祭肺黍稷解之是也周官鄉師注又以守祧之祭隋卽士虞禮之祭其此其參用先鄭灌茅之義而失之者也惠氏禮說以爲主人墮祭當受挼之時藏其墮葢挼餅與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注失之此說非也未挼之前尸隋祭旣挼之後主婦亦隋祭隋祭不專屬于挼有司徹篇司宫埽祭鄭注云埽豆間之祭又引舊說埋之西階東此藏隋之說也如惠氏說守祧云藏其挼與其服吳氏章句以隋祭爲擩祭固誤其云隋祭必命凌氏釋例從之以爲隋祭卽命祭反駁少牢祝反南面注此說亦非命祭本不專屬隋祭隋祭亦不

必命祭鄭注依經立說不誤右隋祭

受業邵文孫同康 子家岱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四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祭凡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埶也賈公彥云九獻謂王及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酳尸各一諸臣酳尸一此是正獻特牲少牢又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天子諸侯祭禮亾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也祭統尸飲五獻卿據侯伯禮宗廟七

獻二祼爲尊不飲朝踐以後有尸飲五獻卿卽知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尊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尊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孔穎達云祭統尸飲五云云此據備九獻之禮者凡祭二祼尊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亏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前尸飲九主人乃械

醆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以周案孔賈申鄭不同似賈近之如孔說臣未獻尸而君先獻臣失其序矣賈說天子酳尸之後有長賓長兄弟上嗣三獻說本詩子孫其湛各奏爾能鄭箋士之嗣尊爲加醆天子備官加醆多其子孫獻尸之禮蓋亦屬之正獻賓載手𣂃乃爲加醆凡祭獻卿在正獻旣畢之後加醆又行亏獻卿而後祭統尸飲五獻卿爲諸侯禮注疏是楊信齋謂天子禮謬

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等說天子大祫十有二獻禘與

時祭皆九獻以周案禘爲大祭不𡬶小于祫以大宗伯
肆獻祼饋食時享丢之禘十二獻祫九獻時享七獻其
獻名具見司尊彝職時享祠禴一獻二獻曰祼三獻四
獻曰朝踐五獻六獻曰再獻七獻曰臣𣆀嘗烝一獻二
獻曰祼三獻四獻曰朝獻五獻六獻曰饋獻七獻曰臣
𣆀時享七獻司尊彝有明文無可易也以肆獻祼享先
王謂之禘禘十二獻卽參見于時享中降神之祼在太
室主㫐而尸之一獻二獻亦仍祼名三獻四獻曰朝踐
五獻六獻曰朝獻此皆行之于堂上者七獻八獻曰饋
獻九獻十獻謂之酳尸曰再獻十一獻十二獻爲長兄

弟上嗣之再酳尸亦臣𣅀也此皆行之于室中者以饋

食享先王謂之禘祫九獻饋獻後無再獻少牢特牲饋

食可證也凡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諸侯無禘祫其

太祖上公與天子同其未賜圭瓚者無祼但二獻而堂

上四獻室中三獻仍如天子大夫士干祫卽今之少牢

特牲饋食禮是也大夫士無堂事故遞降以三獻此以

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饋食之通例也諸侯時享殺于

祫用五獻大夫時享殺于饋食用一獻此又降殺以兩

之通例也

崔靈恩說祫備五齊禘用四齊不用泛齊時祭惟用醴

盎二齊朝踐用醴齊饋食用盎齊陳祥道說記曰夫人薦盎則醴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醆君饋食薦盎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似天地宗廟皆備五齊而醆四齊二齊之制矣以周案崔氏推衍九獻節目疏家遵之然其說實有未當今重訂之初獻再獻祼降神時謂之祼王與后酌鬱齊以獻尸尸啐之奠之而不飲三獻四獻謂之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崔氏義宗所推是也五獻六獻謂之朝獻王酌醴齊后酌盎齊七獻八獻謂之饋獻王酌盎齊后酌緹齊崔氏以為五獻王酌盎齊六獻后酌緹齊七獻王酌泛齊八

獻后酌緹齊其說未是凡禘祫之用齊者皆漸即亏清
七獻八獻反用濁酒非其望矣九獻十獻謂之再獻王
酌緹齊后酌沈齊再獻後有長兄弟上嗣爲十一獻十
二獻斯枉特牲禮爲酳尸後長兄弟衆賓長嗣舉之加
醆天子備官加醆多故賓之初筵鄭箋據文王世子上
嗣登餕獻受醆以子孫獻尸屬之正獻其衆賓長即所
謂諸臣之胙也則長兄弟十一獻用事酒上嗣十二獻
用昔酒諸臣之爲賓者加醆用清酒酒正所實五齊三
酒至此用徧鄭注云惟大事亏大廟備五齊三酒其意
蓋亦如此先鄭以爲獻用五齊不用三酒事酒爲有事

者所飲之酒脩酒爲無事者所飲之酒淸酒爲祭祀之酒此葢據九獻以下爲說九獻七獻全用五齊與此同不用三酒與此異但淸酒旣爲祭祀之酒宜崇亏助祭之酒何爲事酒脩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脩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醙黍淸云醙白酒也先言醙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執事之酒雖亦用事酒脩酒要不𡮢謂事酒脩酒不用諸祭祀矣孔疏又據崔說推之以爲禘九獻用四齊三獻王酌醴齊四獻后酌盎齊五獻王酌緹齊六獻后酌沈齊七獻王酌醴齊八獻后酌沈齊此據禮運祼舉醴醆醍

澄四齊為說其實禮運本文不言禘卽令九獻不用泛齊亦當云王三獻醴后四獻盎王又獻盎后六獻緹王七獻緹后八獻沈方為近之孔疏又謂時祭九獻用二齊三獻四獻並酌醴齊又獻六獻並酌盎齊七獻醴齊八獻盎齊此據司尊彝祇舉醴齊縮酌盎齊涚酌為說其實泛從醴緹沈從盎鄭注已言之司尊彝祇舉醴盎者舉中以賅上下爾非并緹沈不用也禮運言宗廟之祭有醴醆醍澄四齊可見孔疏乃以禮運所言為禘祭司尊彝所言為時祭任氏分說未見其當陳說尤非王安石云朝踐遡人醯人所謂朝事再獻所謂饋食以

朝事為初獻則饋食為再獻朝獻即朝踐以籩豆言之則曰踐以䵼言之則曰獻饋獻即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以周家王說本鄭非也祭統古者明君必賜䵼祿于太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酳尸也鄭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酳尸之壽皆為祭事亟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乃可行䵼賞也祭統之一獻為酳尸之一獻則司尊彝之再獻為酳尸之再獻尸可知矣葢統祼獻朝踐饋食言之王與后酳尸為九獻十獻而祭統以初酳尸為一獻司尊

纔以再酳尸為再獻又專以酳尸別言之也

江永云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乃堂上薦爓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孰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為賓者亞王酳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爓法中古而進孰為後世之食既以爓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爓而何至于饋孰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爓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酳后乃獻以酳尸是謂再

獻賓長爲一獻終之亦通爲再獻也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亏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統亏朝踐也饋食之豆籩亏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統亏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非食後稱加之謂也以周案宗廟十二獻之節具詳司尊彝職特時享不備獻各有取太百參互求之凡十二獻分六節節各二獻一曰祼在降神時二曰朝踐獻在薦腥三曰朝獻獻在薦爓四曰饋獻獻在饋食五曰再獻謂之酳尸六爲長兄弟上嗣之登獻亦謂之臣貼祼朝踐朝獻六獻行亏堂饋獻再獻臣貼六獻行亏室禮運腥其俎孰其殽君與夫

人交獻以堂事言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乃言室事自鄭注以朝獻爲王酳尸之獻且仞爲互文亏昰宗廟十二獻之節奏不明禘祫時享之獻數多少亦晦加豆加籩不薦亏加爵名實亦失江說朝獻在朝事時甚昰謂饋食无獻非

禮家舊說獻數係亏章服社稷服三章祭三獻四望山川服五章祭五獻先公服七章祭七獻先王服九章祭九獻陳祥道云據大宗伯所辨社稷中祀四方小祀社稷所獻宜加亏山川則獻數不係亏服章矣賓客之禮王饗諸侯自子男至諸侯長十有再獻而服驚冕七章

而已執謂獻數必係于服章哉以周案據大宗伯大司樂之文陳氏社稷五獻之說未可厚非必謂獻數係章服文多窒礙祭先王之服止九章而獻有十二矣

崔靈恩說天子九獻爵及王者之後亦九獻矦伯七獻朝踐及饋孰君皆不獻祇有夫人獻于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饋孰時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夫人與賓皆不獻孔穎達說子男朝踐饋孰君與夫人皆不獻酳尸三獻通二祼爲五獻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謂矦伯子男之禮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

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楊復云特牲少牢饋
食之禮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況祭禮以饋熟爲正
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禮皆有獻今云侯伯子男饋
熟時皆無獻於理不通秦蕙田云信齋之駁是已而禮
器薦盎薦酒之解諸家聚訟終難分曉盎制祭割牲不
應分爲兩候薦盎薦酒不辱同在一時孔氏旣譏熊氏
爲非陸氏又併孔氏爲誤添出從獻固陸氏悠謬之說
主婦獨獻又崔氏違理之談愚謂此當以祭義之文爲
準祭義云君牽牲夫人薦盎君獻尸夫人薦豆薦盎薦
豆儀節秩如訛豆爲酒萬難解說以周案孔疏於祭統

尸飲又以為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子男又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于禮器又從崔氏侯伯子男朝踐饋孰無獻之說自相矛盾後儒多謂諸侯皆七獻而疑者以為諸侯既七獻何大夫遽降為三獻竊謂祼後堂上四獻室中三獻乃天子諸侯饋食之通制大夫士無堂事自祇室中三獻未可偏執降殺以兩之說也諸侯無鬯則不祼其祫祭當同天子祫禮而去祼其時享當同天子時祭禮而去祼崔氏不去祼而減朝踐饋食之君獻殊無義據朝踐為堂事室中無獻故夫人薦盎薦酒于主此即祭義所謂覸以俠甒制祭

時有俠甒又有鬱鬯皆不關獻數故曰覵曰加

陳祥道云大行人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而祼不預于九獻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祼在九獻內非也又朝踐用兩尊皆有罍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饋食三六獻酳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獻始事酢成事諸臣之于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楊復云鄭九獻之說先儒多從之今固不易以爲非陳氏謂諸臣以罍報祭于神靈而不以尊則于理不可通矣尸飲五獻卿此天子禮也以周案孔疏以祭統據備九獻之禮者楊氏遂以爲天子禮緟貤紕繆其不信陳用之說是也大

行人享賓祼獻異日獻自不可兼祼未可據以釋祭司尊彝三言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言一指追享朝享言鄭注云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是也並非一祭九獻之中諸臣有三酳秦氏通考辨此亦當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是獻兼祼言之明證金誠齋以為宗廟止有七獻陳氏不幷數祼為九獻自是卓識舊說祭天地七獻宗廟九獻非禮意然則上公饗禮九獻過于宗廟又何說

孔穎達云醴醆以獻者朝踐用醴饋食用醆薦其燔炙者案特牲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則此君

薦炙夫人薦燔也以周案下云君與夫人交獻卽獻此醴醆也交獻不及祼事亞祼大宗攝其文在合亨之前則事當朝踐朝獻之節矣朝踐王獻泛齊后獻醴齊朝獻王獻醴齊后獻盎齊此其事也從獻之燔炙在饋食饋食前之燔炙無見文惟楚茨毛傳燔取膟膋炙炙肉似據朝踐爲文其諸朝踐用血腥無可食者故室中薦盎有燔堂上交獻有炙與一說此燔炙猶燔燎也朝事有燔燎見祭義其謂之炙者取諧韵耳禮運此節文皆有韵

鄭元云旅酬下爲上謂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一

說下為上者謂卑下先飲一說兄弟弟子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賤者是賤者行主人事以周案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觶為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為無算爵始旅酬始者謂旅酬自此發端非可以此當旅酬事也後三說皆以發端立解其謬可不深辨鄭注欲明逮賤之意而據無算爵言之申其說者謂無算爵尋統名旅酬然旅酬無算爵禮經顯分二節經曰旅酬而注以無算爵釋之義亦左矣攷旅酬之禮皆以尊酬卑故謂之下為上其旅及眾賓眾兄弟及私人故謂之逮賤凡賓客燕飲之禮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是旅酬為

以尊酬卑說已詳夌氏釋例宗廟之祭禮特牲旅酬賓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卤階前北面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賓尊亏長兄弟衆賓長亦尊亏衆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有司徹旅酬尸舉觶北面亏阼階上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亏卤楹卤乃廾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亏衆賓遂及兄弟遂及私人尸尊亏主人主人尊亏侑侑尊亏長賓長賓尊亏衆賓兄弟私人而受旅者皆卑亏所酬是旅酬爲以尊酬卑尤爲明顯知此則下爲上及逮賤義自一貫何待牽引燕算爵以爲之說也鄉射禮相旅作受酬者曰

某酬某子鄭彼注云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為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君彼注以旅酬為尊下自較此注為確

鄭元云詩各奏爾能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𣪠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以周案毛公訓手仇入又為賓主人相耦射各奏爾能無傳近之申傳駁鄭者云獻尸之事無所謂能上嗣一人舉奠無所謂各此說未是經各

字承上子孫其湛爲文鄭箋云旣湛之後明其子孫各奏也本不專指上嗣一人其下詳引上嗣之證者明上嗣獻尸之禮又與士之舉奠有別也士三獻而禮成故長兄弟嗣子皆爲加爵不關獻數天子則長兄弟上嗣之酌尸皆謂之獻故箋亏士但曰酌亏天子曰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鄭知然者以特牲禮舉奠在正獻後不言獻酢文王世子亏上嗣曰獻曰受爵是獻而且酢亦屬之正獻中矣賓載手𣂏乃爲加爵載之爲言加也長兄弟有大宗之責上嗣有持重之授使之獻尸以明其能鄭箋甚確禮家未及剖析詩家又多申毛傳各奏指賓

室人與上文不貫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人君吳廷華云大夫之子亦當舉奠官獻瑤云天子諸侯繼世為君所以有上嗣受奠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爵也士之子為士故得行舉奠禮以周案吳說固非官說亦未是士之子恆為士謂學士非命士命士之子未必常為命士也當從鄭

鄭元云特牲禮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啐酒奠之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胡培翬云吳氏疑義謂注說不可解文王世子明謂之獻不可謂

酏且欲字亦無謂吳說誠然高氏愈謂啐酒以享其意是也以周案胡氏引吳說以駁鄭非也凡酏皆在卒爵之後奠爵不酏嗣所舉之奠本陰厭時饗神之觶其所獻之觶禮宜復其故處奠之奠爵本無酏也而尸乃祭而啐之以示己飲是答其欲酏己之意爾非鄭誤以此獻為酏也欲字自有義

敖繼公云特牲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嘗食二字當在饗者之下惠棟云饗者謂長兄弟舉奠謂嗣祝命嘗食饗者及舉奠皆許諾褚寅亮云祝命嘗食句饗者舉奠許諾句饗者長兄弟也在舉奠之上以昭穆為序

張爾岐云特牲餕者節恩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然爲之子者何以安乎以周案寿人以冠禮子見母母拜爲疑張氏又以此主人荅嗣子拜爲疑官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

鄭元云司尊彝諸臣之所昨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鍔云自初祼以至饋食之獻王與后各四共爲八獻諸臣乃酳尸故酌三酒以酢之共爲九獻鄭謂諸臣自酢豈有此理以周案諸臣獻尸以璧散而自酢以罍並從舊說若謂

以饎獻尸不以尊楊信齋已譏之

秦蕙田云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此指祭畢之燕即中庸燕毛序齒楚茨備言燕私之事鄭以獻酬薦俎爲說者祇緣所引詩辭當在獻酬交錯時故也不知經云聚其宗族不得以獻酬當之引詩斷章未可拘泥尸飲三衆賓飲一陸農師以祼獻爲言其說無稽又酳尸在室葉氏以爲在堂亦誤以周案秦駁陸葉二說皆當其駁鄭非也詩辭固未可拘泥然以下文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二語參之則此斷非備言燕私之事注云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以此爲獻酬交錯

事則下文堂上觀室二語可接而禮儀卒度二語亦合
詩人正指此正鄭注之精密而不可破者也
周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鄭衆云斝器名明堂
位曰殷以斝周以黃鄭元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
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
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
相成陸佃云始祼之時尸入于室祝乃詔之使安坐王
以玉爵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淸酒以亞獻是之
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鬱人受舉

斝之卒爵酌而飲之鄭鍔云陸雖不改字以理攷之方其祭之始獻而妥尸薦腥薦孰之禮尚未及行而鬱人量人先已舉飲卒爵豈合人情以周案未祼以肯尸在廟門外朝踐之初坐尸于堂亦不在室至朝踐堂事畢尸乃入室于是有舉斝詔妥之事尸所舉之斝葢直祭之祝酌奠也鬱人所受之斝卽詔妥之斝故曰舉斝量人制從獻之脯燔卽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其事在酳尸之後則其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之時故曰卒爵曰斝歷歷古瀝字尸初入室舉斝祭之啐之禮畢將出奠行于下

是卒爵矣受而飲其餘瀝所以重神惠也鄭破斝為嘏
非其釋卒爵是先鄭讀斝如字陸氏又據禮舉斝證之
亦是而以舉斝在未祼以前受斝在亞獻之節斯其失
也云酌而飲之與斝歷之義亦背　已上總說
鄭[元]云少牢禮獻衆賓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獻兄
弟旣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為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
不拜受爵劉台拱云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衆賓衆兄
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特
牲賓兄弟亦皆拜以周案獻兄弟節云皆若是以辯皆
者皆衆兄弟也是衆兄弟亦升拜受爵也又云其位在

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十一字作一句讀言其受爵皆由洗東而升也眾兄弟之初位未著于篇無由見其從升故于此補言鄭注誤以升受爵三字別為一句因以此為別眾兄弟之辭眾兄弟升不拜并謂眾賓亦不拜近儒駁注甚眾而注之所以作是解者在升受爵三字于此猶未及剖析也

鄭[元]云獻眾賓徧獻乃薦略之其脊體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今文儀皆為騰或為議敖繼公云其薦脯醢與脊亦于其獻設之姜兆錫云儀者言足以備儀而已胡培翬云燕禮三卿以上尋獻卽薦大夫徧

獻乃薦亦其類

鄭元云少牢禮主人酌酳于長賓主人酌自酢序賓意汪中云注序賓意序當作遂據疏云達其意則賈所見本是遂字古訓遂為達賓卑不敢酢敖繼公云賓避尸故主人自酢長賓字衍盛世佐云主人自酢而云酢于長賓見其所以達長賓之意也敖說非以周案自酢之例皆由從獻凡獻有正有從正獻者酢從獻者例不酢而欲遂獻者之意因自酌特牲少牢之三獻雖其儀節詳略不同而主獻皆在尸也主人主婦交致爵及主人獻賓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為從獻故尸于主人主婦賓長三獻皆親酢賓長非自酢說詳後主人主婦

交致爵及主人獻賓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自酢鄭于特牲主人獻賓之自酢注云賓不敢敵主人于少牢主人自酢于長賓注云賓卑不敢酢以此推之主人主婦交致自酢無尊卑之不敵如自卑而不敢與之抗何以不施此禮于尸其例不可通敖氏皆以避尸為說于少牢主人自酢于長賓例亦未合褚氏駁敖此說云此曰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而避之是也方望溪云自酢有尊其人不敢使酢己者有與衆人同昪獻一人不敢專酢獻者揆其意而自酢者說亦膠轕　又案正獻酢從獻自酢此賓祭之通例也故鄉飲鄉射燕禮正獻

主亏賓賓酢餘自酢餕食禮正獻主亏尸尸酢餘自酢
特牲禮尸謖以後又有主人酳舉奠上養禮此所謂將
儐重累之也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下養不酢亦以上
養爲正酳故也
鄭元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亏兄弟宰
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敖繼公云此
亦宰夫贊主人酌以周案敖說非褚氏云上獻衆賓下
獻私人竝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
主人親酌明矣盛氏云獻兄弟不殊其長卑亏賓也不
使宰夫贊酌親亏衆賓也一獻之閒而尊卑之殺親疏

之等胥具之矣敖氏又謂內賓亦宰夫贊酌更謬

鄭[元]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謚卑以周案鄭意特牲三獻作止爵是賓請尸作之此則尸自作故云謚卑其實非也特牲三獻目下事作止爵亦尸自作之又曰為三獻者作止爵是尸為賓作之非賓請尸作也下大夫不賓尸不可謂尸謚卑也亦自作之

淩廷堪云有司徹儐尸于堂賓三獻禮成而神惠均于堂上及房中矣儐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爵于獻尸侑時行之也賓三獻畢二人舉觶于尸侑為旅酬始衆賓及

兄弟飲亏堂上私人飲亏堂下已均神惠亏庭矣而賓長加獻亏尸後賓一人舉觶亏尸要行旅酬者儐尸之禮盛威儀多也以周案麥氏釋特牲均神惠亏室中亏在庭既未盡是釋此尤謬少牢室中之人尸之外有祝兩佐食主人主婦其三獻及祝兩佐食而酳及主人主婦是已行神惠亏室中也有司徹儐尸亏堂三獻正仿室中事為之初獻之儀主人獻尸獻侑受尸酢猶室中初獻獻尸尸酳主人獻祝獻兩佐食也亞獻之儀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主人受尸酢猶室中亞獻獻尸尸酢獻祝獻佐食也三獻之儀賓獻尸爵止侯主人酬尸獻長

賓及衆賓自酢酬長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乃佐止
畯賓又獻侑致畯于主人受尸酢此與室中三獻蘇簡
迥殊而賓獻尸獻侑受尸酢與室中賓獻尸尸醋獻祝
亦相倣也其後二人舉觶爲旅酬事兄弟之後生者舉
觶賓一人舉畯爲無算畯發端而賓長加畯行乎其閒
袁氏以一人舉畯爲更行旅酬斯大謬矣特牲無儐尸
之禮故賓三獻節自獻尸畯止至賓致畯自酢凡十一
畯皆行于室中然主人獻賓而後又行之堂上是以儐
尸之禮參乎其閒至旅酬之時尸畯止又佐止畯更以
加畯之事行乎其閒此所謂有放而不致有順而摭士

大夫之禮异也特牲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與此兄弟之後生及賓一人舉觶皆爲無算爵此所謂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士大夫之禮同也

鄭元云賓拜于東楹東以主人拜受于席就之敖繼公云避尸以周案主人獻賓就阼階賓致爵主人則就其席拜于東楹東褚氏以爲賓主不敵之意于尸無與

盛世佐云侑酬長賓之觶卽其受之于主人者郝氏云舉所算爵右之觶非

賈公彥云私人位在兄弟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長一人在阼階下飲之其餘飲于其位敖繼公云下飲

就其位飲以酬其次也以周案下飲亦以其位敖說㝵
之吳氏云酬醆當對所酬者飲之所謂導飲也
鄭【元】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古文觶皆為醆延
熹中詔校書定作觶以周案經文觶張氏識誤作醆從
古文也注文熹經傳通解作景字誤盛氏云當依後漢
書作熹平校勘記云延熹校書熹平刊石似屬兩事
鄭【元】云賓長獻于尸不使兄弟不備加醆大夫尊也不
用觚大夫尊者也敖繼公云此獻當用觚上篇實觚于
篚其為此用與以周案鄭注據特牲文為說其實非也
姜氏云觚醆對文則异散文則通經文洗觚亦備加醆

則爲通儞可見非爲大夫尊用觶也胡氏云大夫士禮止三獻此外皆加爵即言獻亦加也諸說駁注皆是

鄭[元]云賓一人舉爵于尸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是言亦遂之于下上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以周案上賓觶之貴者也賓長齒之高者也賓一人衆賓中之一人也賓一人舉爵與上兄弟之後生舉爵同爲無算爵發端特牲禮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此篇旅舉爵于其長用兄弟之後生與特牲同斯用賓一人舉爵者爲舉爵于尸不得用賓弟子也特牲尸不與無算爵

此篇以賓禮尸尸亦賓也故旅酬無算爵尸皆與焉自延熹諸儒校定經文以兄弟後生之舉爵爲無算爵改爵字爲觶此賓一人之舉爵爲加爵爵字不改其實爵大名也上節賓長加爵用觚亦曰爵矣二人舉觶經亦竝曰無算爵矣兄弟後生之舉爵賓長之獻爵賓一人之舉爵三節連文古文竝作爵字皆備其大名也鄭依延熹校定本兄弟後生之舉爵改爲舉觶後二節爵字不改遂以爲賓長之獻爵不用觚賓一人之舉爵非無算爵之舉觶而經恉遂不明矣經云如初者如賓長獻尸之禮也又云亦遂之丂下遂之言達也亦之者亦上

兄弟後生所舉觶皆為無算爵之爵也敖云爵止者待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後舉之以逮于下也此云亦遂之于下者無算爵交錯其酬此爵亦隨而逮之于下也鄭注以如初為如二人洗觶于是疏家有更行旅酬之說謬矣又以遂之于下為遂及賓兄弟下至私人此意已括于如初中經亦何煩更言上節無算爵不止別其不如初者此則無異之可別也且既以亦為亦二人洗觶之遂及下又以亦為亦無算爵不止說又兩歧更滋惑焉

夌廷堪云賓一人舉爵蓋為旅酬發端如舉觶之禮非

加爵也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儐尸之禮與旅酬而不與無算爵以周案鄭以如初為如二人洗觶疏謂要行旅酬其實經無此例也賓一人舉爵于尸本加爵也而亦遂行之于下為無算爵發端故變文曰舉爵于尸儐尸之禮尸猶賓也故旅酬無算爵皆與焉特牲尸雖不親旅酬而仡止爵于其阴示猶與也賈疏謂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尸不與無算爵皆非淩氏竝沿其譌

褚寅亮云上眾賓長獻尸是加爵此一人舉觶為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為注云互相發明其義未詳以周案褚氏謹守鄭義于此不能無疑胡氏正義錄褚說亦不能

申皆以賈疏要行旅酬之說誤之也鄭意此亦加爵耳
但經曰舉爵不曰獻故以二人舉觶之禮解如初益以
爲一加爵如上賓獻尸一加爵如二人舉觶于尸也
賈公彥云不儐尸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上大夫
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兼有旅
酬鄭不得言與儐同下大夫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
靈共尊故厭旅酬直行無算爵盛世佐云此經云賓兄
弟交錯其酬謂二觶先後迭舉而爲旅酬也特是賓長
獻于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一條無算
爵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一條

而文皆不具故啟後人不旅酬之議𦂳以周案賈疏𠄙
𢔶賓一人舉奠以爲旋爲旅酬是上大夫有兩旅酬也
𠄙此疏又謂上大夫似無旅酬矛盾殊甚下大夫雖無
儐尸之禮亦必有旅酬𢔶儒論之詳矣然經云賓兄弟
交錯其酬無算爵文與賓尸同𠄙彼爲無算爵事𠄙此
則以爲旅酬事同文异解既屬難信盛氏又欲以舉觶
兩條夾補其閒旋似武斷攷下大夫不儐尸參用少牢
特牲之禮賓長獻尸以𢔶其禮與儐尸爲近故篇內𠄙
儐尸禮異者歷歷詳識之其同者皆曰如儐自賓長以
爵降實𠄙篚以後至無算爵其禮與特牲爲近𠄙儐尸

之禮全不相同故略之雖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其文直同儐尸亦不曰如儐明此與特牲為近非如儐禮也敖氏疑經不言如儐未詳殊不思儐尸于堂尸侑主人于旅酬無算爵皆與不賓尸及特牲之旅尸侑主人已不親酬其無算爵并不與焉是本不如儐也後人于經之所略者自宜據特牲禮參之兄弟弟子之一人舉觶為旅酬衆賓及衆兄弟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其儀節俱在賓長加爵之後不尋如盛氏所說經于此等略之者以此爻為儐尸記異同非為特牲記自可從略亦無容盛氏之補 已上少牢篇

鄭元云特牲禮賓三獻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室中衆賓長爲加爵爵止欲神惠之均于在庭淩廷堪云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賓三獻畢主人獻賓獻衆賓皆于西階上獻長兄弟衆兄弟皆于阼階上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其獻衆賓後酬賓在西階旁爲旅酬發端則室事畢而庭事起矣以周案特牲禮之執事在室中者尸之外有祝佐食主人主婦四人其餘悉在庭無堂上位故鄭注以室中在庭賅之淩氏因賓兄弟行禮于兩階遂補言堂上失之且賓三獻爵止時神惠猶未均于室中也鄭注云欲均者明下文

所以有致爵事也不儐尸三獻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
均于室中是以尊而待之語意尤顯婁氏改欲均爲則
均未審其實矣篇中節目甚繁而以鄭注室中在庭分
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自尸入九飯後室中之事分初
獻亞獻三獻爲三節在庭之事分獻賓獻兄弟爲二節
猶室中有初獻亞獻也分長兄弟洗觚爲加爵至爵皆
無算爲第三節猶室中有三獻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
皆禮尸及祝佐食事凡三爵于此時也神惠均于祝佐
食而主人主婦猶未及也賓三獻亦以禮尸及祝佐食
爲主而乘欲致禮于主人主婦故致爵行乎其閒然賓

欲致爵禮又不得先主人主婦故獻尸畢爵卽止一爵俾主婦致爵于主人二爵且自酢三爵主人致爵于主婦四爵且自酢五爵而後尸作止爵卒爵卽上一爵酢賓六爵賓又酬以獻祝七爵獻佐食八爵乃得致爵于主人九爵主婦十爵且自酢十一爵凡十一爵于此時也室事將畢而庭事乃起故遂獻賓獻衆賓設尊酬賓賓事畢又獻長兄弟獻衆兄弟幷兼及內兄弟此仿室中初亞獻獻尸獻祝獻佐食例故仍曰獻長兄弟衆賓長又加爵以下此仿室中三獻例也三獻有致爵加爵亦有致爵故又曰洗致如初室中致爵時有十一爵此無主人主婦交致爵及自酢四爵

又無佐食爵故止有六爵于此時也神惠已均于室中矣而在庭猶未均也故尸于衆賓長之加爵又止欲下逮羣弟子而旅酬亦行乎其閒此仿三獻爵止例也于是嗣舉奠獻尸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于此時也衆賓長之加爵祇獻尸而已未及祝主人主婦禮又未畢也故尸又為衆賓長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以終其事此仿三獻作止爵例也而長兄弟酬賓不在作止爵再而錯在加爵閒此仿室中致爵錯在三獻例也于是行無算爵而神惠均于在庭矣鄭以無算爵非神惠旅酬時神惠已均竊謂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又何一為

神惠一非神惠之分自注家于經之次弟未之深繹而三獻作止爵爲加爵者作止爵以及各節如初諸儀遂紛紛異說經曰賓三獻謂獻尸也如初如亞獻尸拜受主婦拜送也燔從如初謂燔從以下又如亞獻明三獻無兩邍也爵止謂尸不飲也于主婦主人致爵自酢之後又曰三獻別上事也三獻以獻尸及獻祝佐食爲主與初獻亞獻同而賓獻尸之後有致爵事故別之作止爵尸作之也鄭注以三獻爲賓引舊說賓入戶北面作皇尸非也後又曰燔從皆如初燔從之外餘皆如上亞獻儀也皆者皆上獻祝佐食及致于主人主婦云燔從明其異云

皆如初初明其同舊解又字連讀義多糾拏此節三言如初皆承亞獻節言鄭注以獻祝佐食如上節亞獻致于主人主婦如本節主人主婦致爵說亦可通敖氏以酢賓獻祝佐食為如主人酢獻之禮與初獻亞獻之獻祝佐食不合斯不然矣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經竝云如初如賓三獻之獻尸也其下于長兄弟加爵洗致如初亦如賓三獻之洗爵酌致主人主婦且自酢也又于衆賓長別言爵止亦如賓三獻之爵止僅獻尸也其後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作亦尸作之也舊說衆賓長作之于為字無著有司徹儐尸不儐尸亦竝尸

自作醆如長兄弟之儀亦如長兄弟于尸卒醆酢後獻祝致醆主人主婦受主人酢亦六醆吳中林乃疑長兄弟三字為誤由未審經文節次也鄭注云于旅酬之閒言作止醆明禮殺竝作其實此乃于加醆之閒行旅酬仿賓三獻禮為之非禮殺也經文自長兄弟洗觚為加醆如初儀至醆皆無算宜如賓三獻節合為一章題曰加醆如此則經文寿後節次雖若緐褷而義例實秩然有條也

郝敬云尸卒醆酢賓自酢也以周案尸主獻也凡主獻者酢之非賓自酢張氏云其酢當亦如祝酌尸拜送是

也

賈公彥云長賓奠觶節指復位則初奠時少南于位可知敖繼公云復位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

盛世佐云衆賓長加爵不言其器蒙長兄弟之文也獻用爵加爵用觚旅酬用觶禮之差也敖氏云此加爵當用觶非以周案敖氏誤以下篚四觶衆賓長用其一盛駁之是

鄭元云尸酢主婦如主人儀不易爵避內子吳廷華云少牢不嘏但曰易爵此經第言酢如主人上尸嘏主人不易爵故注云然然據少牢易爵注謂男女不相襲爵

即祭統所謂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非謂內子尊故易之且據祭統夫人易爵今內子不避夫人士妻乃避內子邪益經雖曰如主人儀其中原有不同處以周案盛氏駁注今從其說

鄭元云主人受爵酌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受爲受吳廷華云主婦自醋亦受爵文不具耳胡培翬云吳說是也鄭因此無受爵之文遂生異解未確以周案鄭意上文主婦醋曰受爵是不受爵故以男子太文吳胡駁之是也然此主人受爵及下賓致爵于主人主婦受爵竝當依古文作受爵

與上主婦受爵一例吳胡猶未之審主婦荅拜受爵句
絕酌醋別為一事此主人受爵及下致主人主婦受爵
亦竝句絕其下言酌酏亦別為一事凡致爵必受爵其
酌醋不受爵其自酌醋不受爵酌以酏仍受爵故經每言受爵以別醋
有司徹不儐尸之禮賓致爵于主人其末曰卒爵拜賓
荅拜受爵下卽敍致爵于主婦其末亦曰卒爵拜賓荅
拜賓受爵下又別敍易爵酌醋于主人其末云卒爵拜
主人荅拜賓以爵降奠于篚其竝文與此篇同然則致
爵必受爵此篇兩受爵自當從古文作受爵為正其文
屬上為義而酌醋之必易爵亦可援有司徹文以為例

自今文改下兩受爵爲受爵鄭注又誤讀受爵酌酳受爵酌酳爲句于是古文之義不明而經恉晦易爵之義不明而禮意爽矣

鄭元云男子獻于堂上旅于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于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

以周案如注所云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娣婦舉觶在兄弟弟子舉觶之節也張皋文云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觶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張說是

鄭元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

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于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觶于其長竝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于今本脫兹依敖氏集說引增主婦之東南以周祭鄭注約經為文敖氏集說好與鄭異盛氏駁之曰敖云內賓長之觶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旅時內賓長當取觶以酬宗婦之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已先自飲故也其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爵也內賓長之觶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觶以酬次內賓主婦亦

不與已上特牲篇　右獻酬無筭爵

受業通州孫　儆　子　家岱　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少牢饋食禮祝辭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士虞記虞祝辭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祔祝辭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鄭元云香合黍也大夫士亏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㝵在薦上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少牢注又引左傳絜粢豐盛謂民和秊豐以證其義故以為號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

皆非其次祔用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曰膳者今不言
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嘗薦鬻鬻不偁牲記其異
者以周案虞祝之香合祔祝之尹祭注既直刺之以爲
記者誤祔祝之不偁牲注又彌縫之以爲記其異盛膚
三謂此祝辭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薦設之次不
然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祭時黍稷俱有言香合舉其尊
也嘗淖益謂鬻也鬻和羹故以是名之王伯申又謂明
齊今文作明粢其字當在香合之上明齊香合既言黍
不得以嘗淖爲黍稷歷引廣雅淖濁之訓爾雅釋文引
字林淖濡甚之文以爲鬻羹和五味爲濡且濁之物嘗

淖非鉶羹不足以當之普淖既爲羹又不㝵以普薦爲鉶羹因引祭義薦其薦俎以普薦爲牲魚腊之俎㝵此兩說記文之大判已明然盛王之說祇求合亏虞祝而難通亏祔及饋食之辭凡祭以牲齍爲重祝辭宜竝舉之祔辭不舉牲號王氏以爲普薦牲魚腊之俎其疑可釋矣其不舉黍稷何居饋食不言普薦王氏以爲柔毛剛鬣已舉牲號其疑亦可釋矣其又遺黍稷何居鄭注以普淖爲黍稷之祝號者亦以祝辭不宜遺黍稷也竊謂嘉薦者齍號也詩偁秬秠穈芑爲嘉種祭統以菹醢爲小物八簋之實爲美物故虞祝辭不及豆而以黍稷

為嘉薦祭義云薦黍稷是黍稷之有薦名也香合二字益校者之辭校者知嘉薦為黍稷據記文黍曰香合以明之後乃誤入正文爾鄭注以嘉薦為菹醢意欲求合亏士冠禮然士冠禮旨醴惟厚嘉薦令芳嘉薦以脯言故又曰嘉薦伊脯酒曰旨脯曰嘉汎為美辭皆非用祭祀之祝號何泥焉普淖為濡和之義以鉶羹為最合虞祝舉絜牲剛鬣不言普薦祔祝言普薦不復舉牲號則普薦為大薦牲魚腊之俎亦無可疑明齊者齊之號溲酒者酒之號士虞用醴齊酳尸用酸酒故兼及之普薦俎實嘉薦籩實普淖鉶實尹祭籩實明齊溲酒尊壺之

實

記明齊渡酒今文曰明粢渡爲醆𣪍繼公云明齊葢言醴也用明水涚醴齊故曰明齊祝祝之時尊用醴不用酒云渡酒似衍文王引之云明齊二字當在香合之上今文爲明粢則齊爲粢盛之粢明甚以周案明齊齊之號也渡酒酒之號也士虞用醴明齊自爲醴齊祔祝辭亦曰渡酒此二字斷非衍文渡酒者醳酒也士虞以酒酳尸故兼及之明齊渡酒本二物鄭注合以爲一與上嘉薦普淖各二字爲一物文既不類郊特牲明水與齊亦二物鄭注以明齊爲新水與本文亦不合未敢從焉

今文作明粢醆酒粢讀若粢醍之粢卽齊之俗字周官
又齊杜子春亦讀齊皆爲粢義不訓稷亦非粢盛之謂
醆白酒也見聘禮注白酒謂事酒昔酒也見內則注事
酒卽醳酒昔酒所謂舊醳者也見周官酒正注今文之
義與古文同依字齊當從古文醆當從今文曲禮曰酒
曰淸酌與此異者酒有三醆酒爲事酒昔酒之號淸酌
爲淸酒之號也內則記酒曰淸白聘禮設酒曰醆淸皆
分三酒爲二目以此鄭注聘禮云先言醆白酒尊先設
之祝辭與明齊並言以此
陸德明云薌其其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

時也以周案王義爲近

陸德明云稷曰明粢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孔穎達云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然黍稷爲五穀之主粢盛之貲黍既别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以粢爲稷與此相合又士虞禮明齊溲酒鄭注云今文曰明粢粢稷也非其次以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云然王劭苟信舊書哀哉以周案孔疏未是士虞記明齊醙酒今文字雖作粢義亦訓齊與杜子春讀五齊之齊爲粢正同以粢爲稷說今文者之誤曲禮稷曰明粢或卽治今

文禮者所加大祝齍號注所引無此句蔡氏獨斷載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亦無稷曰明粢句竝可為王劭之證臧玉林段懋堂孔巽軒已詳言之

右牲物名號

鄭元云司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夫遂陽燧鑒鏡屬干寶云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高誘云淮南子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方諸陰燧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李敬貞云嘗于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以周案攷工

記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以鑑燧幷言則鑑用金鏡可知矣後世未㝵齊金造鑑汯不能向月取水唐李敬貞輩遂斥鄭注之錯而取高氏大蛤之説矣 右明水明火

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鄭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如今宜成醪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許愼云醠泛齊行酒也醴一宿酒也醪汁滓酒也劉熙云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以周案説文泛卽醠醴卽酤醪為汁滓酒並與鄭別今從鄭氷化上浮曰泛變而成糟與汁相將狀如浮蟻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醪敷徑寸蟻浮若萍是其證

也濁而甜曰醴亦謂之甘醪南都賦注引韓詩曰醴甛而不泲郎鄭注汁滓相將之義據其質言之也其實酌則泲之矣司尊彝曰醴齊縮酌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泛從醴則泛醴二齊皆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而斟之也其造㳂高誘云醴以糵與黍不以麴中山經曰其祠糵釀注云以糵作醴顏師古謂醴用麴非也注宜成地名劉杳要雅以為酒名非成一作城疏引曹植酒賦宜成醴醪蒼梧縹清文選七命注引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皆以宜城蒼梧對言為地名無疑續漢志南郡有宜城矦國

三曰盎齊鄭元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五齊泛醴尤濁盎以下差清許慎云醠濁酒也劉熙云盎齊盎滃也滃滃然濁色也以周案云盎差清固亦濁也許鄭同意酇白卽白醝酒酇讀爲醝見釋文司尊彝云盎齊涚酌郊特牲云醆酒涚于清鄭注醆酒卽盎齊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鄭元云緹者成而紅赤如今若下酒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劉熙云緹齊色赤如緹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以周案緹記作醍沈記作澄五齊皆濁緹沈亦未全清也泲以清酒司尊彝注云緹沈

從盎注若下酒今本脫若字今依初學記二十六增若下地名初學記鄱陽酒賦其品類則烏程若下造清猶云縹清疏引曹植酒賦蒼梧縹清古書多以盎成醪蒼梧清對言鄭以盎成醪當泛齊故又以此擬之

三酒鄭衆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鄭元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劉熙云醳酒久釀酋澤也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以周案說文酋繹酒也繹酒卽醳酒酋為醳酒酋久為舊醳劉氏以醳酒為久酋非也舊醳卽昔酒則

事酒爲新釀也有事新釀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爲酒是也醳酒明白故內則謂之白酒士虞禮謂之醆酒非不用諸祭祀仲師說不足據淸酒冬釀接夏而成南都賦所謂酒則十旬兼淸是也

記禮運有元酒醴醆粢醍澄酒之文與周官五齊不同云醴醆在戶與坊記醴酒在室文又不同鄭元云醆與盎澄與沈盎同物也皇侃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孔穎達云醴醆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曰在戶以周案鄭皇說是醴在戶內醆在戶外故坊記單舉醴酒可云在室禮運兼舉醴醆祇得云在戶也

鄭元云盎醍在堂盎讀爲齊聲之誤也孔穎達云爾雅
粢稷也偁酒用黍不用稷故盎當爲齊以周案析言之
稷曰粢曲禮明粢是也渾言黍亦曰粢凡言粢盛是也
記于醍言盎渾言之爾如注疏亦當云醍齊
周官甸師祭祀其蕭茅左傳楚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
鄭興云蕭或爲莤讀偁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
滲下去若神歆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杜子春云莤讀爲
蕭香蒿也許愼云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
像神歆之也傳曰無以莤酒以周案縮俗字當以莤爲
正鄭少贛云束茅立之祭前者用士虞禮苴束茅設几

東之文舊說苴主道也許云茅加祼圭瓶見文鄭注郊特牲縮酌用茅云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亦引左傳文以證據此則苞茅縮酒卽縮酌用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以醴齊汁滓相將之酒故用茅縮去其滓以明酌泲而斟之以實尊彝也此與鄭少贛許叔重說異今從鄭鄭注甸師共蕭茅引詩取蕭祭脂不以蕭茅爲一事從杜子春說與鄭大夫亦異又云茅以共祭之苴亦以藉祭縮酒泲酒也惠氏駁之云艾蕭何物詎居茅上地員篇曰蕭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

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

鄭衆云獻讀爲儀威儀多也涚酌捝拭勺而酌也脩勺以水洗勺而酌也齊爲齊和之齊鄭元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稍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以周案鄭注據郊特牲文釋之以明五齊轉相泲成是也先鄭以鬱人詔祼將之儀故讀獻爲儀非正義惠氏謂朝踐用獻尊曰獻酌廟用脩曰脩酌神尊皆酌鬱不和鬱者

爲凡酒不足信　右齊酒

周官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元云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元謂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三酒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鄭鍔云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爲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爲副貳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之以周案貳謂就尊中益注非注斂也尊本滿諸臣酌

之淺又一再益之令常滿故鄭引漢常滿尊為況後人
亏祭齍一再益注以當古之壹貳再貳失之
賈公彥說司尊彝祼獻用彝尊各二者鬱鬯與齊皆配
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故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
三酒加元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一鳥彝盛鬱鬯
是以各二尊罍尊不言數者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
陳祥道云春則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夏則鳥彝盛
明水雞彝盛鬱鬯斝黃虎蜼之相用亦若此鄭鍔說兩
獻尊盛醴齊兩象尊盛盎齊必用兩尊者王酌其一后
酌其一也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

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賤略也豈有宗廟大祭事之反本修古顧亏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下言盎齊涚酌凡酒脩酌卽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涚之脩之旨豈遠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舉室中明水配鬱鬯為首者言之旨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配也以周

案江說誠是顧注疏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以尊之

配者言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以酌之說者言所涚之酒非用于所配盎卽醆醆酒涚于清記有明文何尋云盎齊卽酌所配之明水涚之

崔靈恩孔穎達說犧象之尊禘與春夏時祭用之王后所酌尊竝同而禮器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別罍尊于犧象與周禮異者周禮天子之制禮器言君夫人是諸侯之制諸侯用齊及酒雖視天子而尊彝之名容有不同也以周案記文罍尊卽山罍亦謂之山尊非諸臣所酢之罍也金輔之據明堂位文以此爲魯禮

崔靈恩說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

璧散孔穎達賈公彥說加以璧散璧角爲后與諸臣再獻之爵璧角卽瑤爵再獻俑加瑤玉名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方愨說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琖卽爵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惟其所容有加亏琖也故因以爲加焉以周禮內宰言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祼獻者亞獻也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亏祼故謂之祼獻祼獻則贊贊瑱瓚也瑤爵亦如之謂贊朝事及饋食一舉祭名一舉爵名互文鄭注分祼獻爲二節遂以瑤爵屬之加爵非也凡加爵在正獻之後再獻不得稱加宜從崔說

賈公彥說五齊三酒為八尊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為十六尊又鳥彝盛鬱鬯雞彝加明水為十八尊吳廷華云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元酒之文所謂齊加明水不過于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也明水則一何必分為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葢為涗清涗醆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以周

案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此說不可破十七篇中冠昏燕射饋食皆設兩尊有元酒

孔穎達云周禮鬱鬯之酒實之于彝此秬鬯二卣言用

卣者未祭實之于卣祭時實之于彝以周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是祼酒也書詩左傳言秬鬯一卣書又言秬鬯二卣是享酒也鬯以鬱爲上秬次之尊以彝爲上卣次之祼用上尊彝享用中尊卣此尊卑之差也孔疏混而一之殊謬

鄭元云特牲記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與毛本誤酌胡正義又誤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

者舉𠕋敖繼公云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
于主人主婦既則受之以酢于主人也四觶者其一尊
于神靑其一乃主人以尊酬于賓其一乃衆賓長加爵
于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
吳廷華說長兄弟衆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行非一
時並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受之又一觚故
觚有二也盛世佐云四觶之用當以注說爲正一觶尊
于神席靑一觶主人以之酬賓賓尊于薦南尙餘二觶
其一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尊于薦北只餘
一觶及賓舉薦南之觶以酬長兄弟辯卒受者尊于篚

篚中仍有二觶及長兄弟舉觶北之觶以酬賓未辯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觶亏其長則二觶盡用矣此其所以為四也以周案此記堂下尊篚之實也房中亦有篚有爵盛爵注吳易注說皆可通

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亾略不具也陸佃云此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秦蕙田云獻義原兼下獻上上獻下兩義陸說亦通然明堂位加以璧散加爵係助祭之賓所獻此乃是下獻上

鄭元云朝踐朝獻尊相因再獻饋獻亦尊相因崔靈恩

孔穎達說祫三獻四獻曰朝踐以玉爵酌著尊禘則酌犧尊祫五獻六獻曰饋食以玉爵酌壺尊禘則酌象尊祫七獻曰朝獻以玉爵酌朝踐之尊八獻曰再獻以瑤爵酌饋獻之尊祫九獻為諸臣所胙以瑤爵酌壺尊以周案鄭注尊相因之說本不足據疏家推衍尤為肊說

右爵

韋昭云觀射父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孔穎達云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何休云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天
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
特豕萬斯大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
亦特豕而襍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
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以
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禮矣禮文所載參錯不
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妄學者各就所見言
之以周案曲禮所言為天子之大夫士禮經特牲少牢
二禮為諸侯之大夫士從何休說郝氏謂非定特牲為
士少牢為大夫固謬胡氏正義謂非必天子之大夫定

用牛天子之士定用羊豕亦未是鄭注少牢禮云諸侯
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明天子之卿大夫自別也
特牲饋食禮祭前一日視濯視牲祭日陳設少牢禮視
濯視殺陳設俱在祭日天子諸侯無文鄭元云太宰及
執事視滌濯謂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封人飾牛牲謂
夕牲事以周案少牢禮鄭注以為大夫下人君祭之朝
乃視濯與士異謂士不嫌與君同也則人君之禮視濯
視牲亦在前祭一日矣人君禮繁其戒具陳設自不能
在祭日而應撝謙王禮篇以為前期三日恐亦未是
賈公彥云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

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天子尊故亏郊射牲諸侯降亏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不親殺但視殺而已以周案天子宗廟之事亦自射其牲國語亏天子擧禘郊諸侯擧宗廟明上卑兼下也非天子尊止射郊牲諸侯降始射宗廟牲又天子諸侯饋食有朝踐薦毛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惟視殺而已亦非以避君故不親殺

禮家舊說肉袒親割朝踐之時陸佃說饋食以後君臣之事多以周案陸說未是秦氏通攷云陸氏亏祭義教

民相愛節訓朝踐尊而饋食親亏此處又云朝踐以歬
父子之事饋食以後君臣之事義不相顧緣强說割牲
為饋食事故也

禮家舊說禘郊之事有全烝謂全其牲體而升俎也王
公立飫有房烝謂半解其體而升俎也親戚燕享有殽
烝皆體解節折乃升亏俎陳祥道云全烝豚解也房烝
體解也殽烝骨折也以周秦禘郊之事謂祭天故文在
王公之上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如陳說全烝卽豚解
豚解士虞禮亦用之其禮較房烝為殺房烝者半解其
體分為左右胖豚解解鬄其肩髀為四兩脅一脊分為七

體體解卽是骨折故亦名折俎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
體是也淩氏釋例沿陳誤不足據褚氏云春秋傳之殽
烝對全烝而言卽體解也特牲禮之殽烝則任用各體
之骨而已脊脅用一骨亦辱備殽烝名與傳同而實不
同
鄭元云凡牲皆用左胖陳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
成牲則升其胖而分髀吉升右而凶升左淩廷堪云凡
牲皆用右胖惟變禮反吉用左胖以周案士冠鄭注左
胖字傳寫誤耳鄉飲酒記注少牢禮注竝云右胖周所
貴也可證特牲禮牲北首東足注云東足尙右也凡牲

左胖寢地北首而東足則寢左矣寢左者尚右也寢且尚右而況升之鼎乎然吉祭尚右胖而左胖亦非不用尸俎用右胖升于鼎匕而載之俎餘俎用左胖自鑊升俎而不升鼎此其證也

鄭元說豚解解肩後脛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于鼎也士喪禮小斂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胉脅也士虞記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脊脅正脊正脅也喪禮略七體耳賈公彥云凡解牲體之法其豚解為二十一體體解則折俎也陳祥道云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為四又兩胉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

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豚解體解兼有喪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也以周案四鬄爲兩胉脊爲豚解是總解牲體爲七也虞祭又解左胖之六竝正脊一而爲七是體解矣然體解九體十一體今解爲七體是喪禮略也鄭意如此賈疏未當陳說豚解是云士喪禮略亦非士喪禮正用豚解法無略可言

士喪禮四鬄今文鬄爲剔鄭元云鬄解也四解之段玉裁云說文鬄髮也或作髢鬄鬄髮也二字義別士喪禮四鬄本作鬄今作鬄譌字以周案字正作鬄剔卽鬄之

省鬄俗字周官禮記作肆亦俗字鄭注小子云肆讀為
鬄是鄭不以鬄為譌字
鄭眾云小子羞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殺體解節折也鄭
元云肆讀為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賈公彥云士喪禮
特牲四鬄去蹏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
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云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其天
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
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隋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以周案大司徒羞其肆先鄭云肆陳後鄭云肆解義異
當以後鄭為長茲以羊肆羊殺對文郊特牲云腥肆爓

腍祭則肆者腥之已解而未爓者也殽者肉之已爓而孰者也先鄭以肆爲全烝失其義故後鄭易之以爲豚解解豚解者卽所謂腥肆也爓以孰其腥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與合亨之體異）腥俎謂豚解而腥之孰殽謂爓其豚解之腥也祭祀之禮先豚解而後體解天子禘郊之事全烝不解宗廟之事無全烝先豚解大夫士之祭無豚解卽體解天子朝踐腥朝獻爓饋獻孰賈疏未是

鄭元云既夕禮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亦羊左胖髀不升離肺也（用左胖反吉） 豚解解之如解豚亦歬肩後肫脊脅而已賈公彥云豚解總有七段今取左胖仍用四

段與羊異也敖繼公云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此豕用豚解則羊亦豚解可知以周案經文豚解在豕亦如之下明豕豚解羊不豚解也鄭注上羊俎云體不殊骨亦謂不豚解

特牲禮記右胖肩臂臑（臂臑在肩下）肫胳（肫胳在脾下）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九體也少牢禮右胖肩臂臑（右肩）肱膊胳（右後股）正脊挺脊橫脊（中脊）短脅正脅代脅（右脅）此十一體也合左胖肱骨三股骨二脅骨三為十九體疏家以兩觳足之（後足近蹏處）為二十一體經傳通解加兩髀而去觳云周禮內饔及士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

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葢其疏略少牢疏及陳祥道乃云髀而以兩觳足之葢見此經後篇有脡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觳而謂脡非正體然觳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邪凌廷堪釋例云朱文公說與經文髀不升亦不合以周案豚解合升是幷髀升體解不升髀而士虞特牲少牢饋食祝俎皆用髀則髀自在二十一體之中但神俎升右胖以髀賤不升故止十一體爾經言髀不升正明其為一體也如不在二十一體中經何待言從朱子說

經傳通解云體解則析脊為三兩胉兩肱兩股各三通

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然但牲兩髀以賤不升腊則又不殊賤也以周燕士喪禮云腊左胖髀不升凡腊必去髀不以豚解體解而異

鄭[元]云腥肆爓腍祭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爲腊以周案用牲有毛血腥肆爓腍六法分作四節毛血一節腥肆一節爓腍各一節肆者解其腥也小子職注肆讀爲鬄所謂豚解也說文作鬄云解骨也爓禮器注沈肉亏湯也說文作燅云亏湯中瀹肉也或作爓俗或作腊燅習雙聲腍之言稔爾雅饙餾稔也稔爲米之孰腍爲肉之孰字本作飪說文飪大孰也古文作胜恁或說古文

恁嘗佗脍卽記文臉

詩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將齊也或陳亏互或齊其肉鄭箋云有肆其骨體亏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泰蕙田云此方絜爾牛羊遽言饎食則竟遺卻朝踐一節況云肆其骨體亏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不如毛義爲長淩廷堪云升牲體亏鼎謂之肆載牲體亏俎謂之將以月叅箋意肆文次亨下故以體解解之傳意肆承剝言將承亨言或剝而肆陳亏互謂豚解也或亨而將齊其肉謂體解也禮運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體解有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之別故必齊其

內將齊釋言文郭注謂分齊也近人申毛多失其義
鄭[元]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綷而歬終始之次
也李如圭云少牢載牲體之次肩臂臑膊骼在俎兩端
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骼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
卻也後舉骼下綷也終舉肩歬也尸舉牲體始終如此
以周案特牲鄭注上下卻歬並以舉牲體言不以載言
載之次則肩在上也李氏引少牢文以證未是凡牢體
止四舉脊也脅也骼也肩也士虞特牲少牢並同特牲
尸九飯四舉亏舉脅骼時兼舉魚腊與士虞異少牢尸
十一飯又亏舉脅之後別有魚腊二舉然其牲體均四

舉也其四舉均自上而卻下綷而𢒼也賈疏讀注自上而卻句下綷而𢒼句與李氏同盛氏云自上而卻下者謂由脊而及脅也綷而𢒼者謂由骼而及肩也卻猶退也綷猶屈也疏分句似未審

敖繼公云少牢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不言腸胃文脫張爾岐云肺下肩字似誤以周案經文脊脅肺句肩在上句下文亦云肩在上張氏連讀誤盛氏云經云肩臂臑膞骼在兩端則脊脅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

則臂臑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骼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糾解以胾不言腸胃為上文旣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知胡氏正義取其說其實未是長皆及俎拒言腸胃之長取俎拒為節非胾腸胃在俎拒下也俎如案俎拒為俎脛中當橫節如王氏說俎拒在俎左右廉不在足失其制矣

鄭[元]云少牢禮羊豕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胡培翬云姜氏兆錫以此體其胾亏俎皆進下二句為總言羊豕甚是體謂十一體言羊豕之體之胾亏俎皆進下故特

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腊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也足證

此皆進下為總舉羊豕之辭

特牲禮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陳祥道云士之所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所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于俎為縮于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于俎為橫于人為縮蔡德晉云心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胡培翬云陳說誤也以此記及少牢攷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非立也陳氏葢誤讀立舌

為句曰少牢云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注安平也平割其下于載便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割其下亦為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是士與大夫之所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為橫此據人為縮亦非也

鄭元云少牢禮其先生之脊折脅一膚一折豕左肩之折盛世佐云折脅者折分脅骨以為俎實也舊說以折與脅為二非上賓之俎已止一體長兄弟安得有二體

以周案上脩俎豕左肩折注云分折爲長兄弟俎故此云折豕左肩之折胡氏正義云折者不全之名上賓用羊骼一體而全此用豕肩而折且賓俎又有腸胃肺膚其五長兄弟俎止有三仍當從注爲是 右牲體

敖繼公云少牢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不言稷見其尊者耳或曰黍下脫一稷字胡匡衷云特牲佐食摶黍稷授祝節疏云案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于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節疏云尸正祭之時佐食爾黍于席上是無稷字也于少牢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疏又云案特牲

黍稷此及虞皆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據此
似當時有二本一本爾黍下無稷字一本有稷字與今
本同王引之云稷衍字也特牲設黍稷兩敦必爾黍者
黍在西爲上敦爾其居上者曰少牢特牲之敦皆以西
爲上少牢爾上敦黍則特牲所爾之黍亦上敦也上敦
有黍而無稷不得兼言稷明矣且士虞士昏皆爾黍不
應特牲又爾稷也又下文反黍稷于其所亦不當有稷
字佐食所爾者黍敦所反者亦惟黍敦士虞云反黍如
初設不言反稷是其例以周棨王說甚是嚣大記正義
亦引作爾黍于席

少牢禮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鄭元云收斂曰嗇納猶入也敖繼公云內謂籩中以周案特牲禮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與此節同彼士禮主人自寫于房此大夫禮則宰夫受而納諸內納諸內猶納諸房也鼂鏘傳家有一堂二內二內謂左右房敖氏以為籩中大謬胡正義亦失察右黍稷

受業通州孫儆家岱全校
子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六　　禮書弟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太祝九祭皆謂祭食者鄭鍔劉彝說太祝所掌爲皇尸祭食之禮而賓主之食祭非太祝所掌鄭注誤以周案鄭注亦主皇尸說以皇尸九祭經不具見故又兼引賓主食祭以明之

一日命祭二日衍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鄭衆云衍祭羨之道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鄭元云玉藻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衍當爲延曲禮主人延客祭劉彝說妥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徧擩

三豆祭亐豆閒曰命祭鄭鍔説衍者餘也下佐食取尸
祭之餘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授主人主人以祭曰衍
祭以周案衍延音近男巫掌望祀望衍注云衍讀為延
與此正同特牲饋食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亐醢祭亐豆
閒是命祭也士虞禮同祝又命爾敦佐食爾黍稷設大羹湆
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是延祭也延者授以道之命祭
不延亥次仲引特牲主人酳尸注酳猶衍也以衍祭為
祭酒與祭食之義未合夏弢甫引有司徹挹羊鉶豕鉶
祭亐豆閒以衍祭為挹祭挹衍音義俱遠今皆不取
三曰炮祭四曰周祭鄭眾云炮祭燔柴周祭四面為坐

鄭元云炮當為包兼也有司徹曰贊者取白黑白稻黑黍以授尸尸兼祭于豆間周猶徧也曲禮殽之序徧祭之鄭鍔說封人歌舞牲及毛炮之豚蓋尸取所炮之豚以祭也以周案包祭鄭據有司徹尸祭說是也包兼同義兼祭亦曰同祭公食禮之辯祭為賓禮少牢十一飯所舉尸徧祭之是皇尸之周祭也包祭不周剛中說鑿

五曰振祭六曰擩祭鄭衆云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也但擩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曰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少牢曰取肝擩于鹽振祭鄭元云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

擩必振乃祭也以周案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尸取韭菹辯擩于豆醢祭于豆閒士虞記尸取脯擩醢祭之此則擩而不振所謂擩祭是也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則振而不擩所謂振祭是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復振振而又祭也凡祭牲體及肺皆振祭祭菹醢脯醢皆擩祭而肝燔則又一時兼行振擩二祭也賈疏申後鄭意擩祭在尸授未食之先先鄭擩有肝肺之說于義不可其實

擩祭不但韭菹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取肝擩鹽士虞記有司徹之取脯擩醢皆擩祭也司農注擩祭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肺乃脯字之誤目經亏振祭皆曰嚌之亏擩祭不言嚌後鄭以食不食分振擩是也其以振祭爲必擩而振非是擩祭不振振祭不擩

七曰絕祭八曰繚祭鄭衆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亏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謂之絕祭至祭末擩肝謂之振祭鄉射記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鄭元云絕祭繚祭本同禮多者

繚之禮略者絶則祭之一說鄉飮禮云弗繚明是絶祭
絶祭者仰左手執肺本右手絶末以祭繚祭者仰左手
執本又還其手以炁紾之右手乃絶其末以周案絶與
繚皆祭肺也尸之絶祭詳見特牲有司徹繚祭不見絶
祭不繚繚祭亦絶
九曰其祭鄭元云王祭食宰夫授祭以周案命祭延祭
者命延其包周振攜繚絶之祭也包周振攜繚絶爲祭
之節目其祭者供此包周振攜繚絶所祭之物也士虞
特牲少牢皆佐食授尸祭有司徹則宰夫授尸祭
姜廷堪云凡祭皆于籩豆之閒或上豆之閒亦有不于

豆閒者公食禮賓祭正饌上鉶之閒祭賓祭加饌取粱
即稻祭于醬湆閒醬本豆實大羹湆實于鐙注瓦豆謂
之鐙則醬湆閒亦豆閒但非肴所祭上豆之閒曰唯公
食祭鉶于上鉶之閒爲異有司徹尸祭鉶亦于豆祭以
周案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
凡祭必于近席之正饌麥氏所云祭于籩豆之閒或上
豆之閒皆正饌之近席者也公食禮祭鉶于上鉶之閒
爲上鉶正饌近席也取粱稻祭于醬湆閒爲醬湆正饌
中席也粱醬湆皆公親饌不祭于粱稻閒粱稻雖近席
非正饌也祭飲酒于上豆之閒飲酒雖正饌不中席也

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賓賓受兼壹祭之經
不言其所注云祭于豳膴之閒無據敖氏謂祭于醬湆
閒較爲近之 右九祭
有司徹云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祭于豆閒
以周案此大夫少牢禮也若諸侯有太牢則祭鉶于上
鉶之閒宜以公食禮推之
禮有祭肺舉肺以周案舉肺爲食而設亦謂之離肺亦
謂之嚌肺割之使中央不絕少許故祭嚌肺者必舁爵
爲宜用兩手絕之也祭肺爲祭而設亦謂之刌肺亦謂
之切肺割之中絕故祭祭肺者左執爵以祭爲已絕也

凡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如有司徹之尸俎脀俎是也不兼有爲不備禮侑蕪舉肺主婦蕪祭肺是也褚氏云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

鄭云下于侑

鄭元云特牲禮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

賈公彥云乃食謂食肺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口

因名體爲舉李如圭云食舉卽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

曰舉以其可食故亦曰食舉凡體皆連肉以骨爲主𦣞

以周案乃食食舉目下事也明下設肵俎尸三飯皆食

舉事也鄭注下云舉謂肺脊注少牢云舉謂牢肺正脊

則食舉者食此肺脊也李說是賈疏分乃食肺食舉脊誤敖氏以乃食為一飯亦誤

鄭元云少牢禮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為道也褚寅亮胡培翬等說特牲云乃食食舉此不云乃食文有詳略耳敖氏誤以特牲之乃食為一飯遂謂此經為脫漏不知尸先食舉而後三飯此經與特牲同既云三飯則當連飯敖氏謂一飯則食舉以安之非矣以周案褚胡駁敖誠是然謂先食舉而後三飯三飯連飯不食舉似猶未當鄭注公食大夫禮三飯以湆醬云每飯歠湆以肴擩醬食正饌也以是推之則此三飯亦當每

飯食饌非三飯連飯矣特牲禮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至祝主人侑佐食舉幹舉獸幹魚一之後尸乃實舉于菹豆食舉實舉皆謂肺脊肺脊于初三飯時常以左手執之不實于菹豆者為每飯皆食肺脊也經文乃食食舉為目下之詞非三飯每先食肺脊食與嚌異嚌之者嘗之也三飯每有嚌而已未嘗食也食肺脊在三飯時鄭注尸實舉于菹豆云為將食庶羞舉謂肺脊明侑後又三飯每飯食庶羞其初三飯每飯食肺脊也經文佐食舉肺脊節為初三飯立案佐食羞庶羞節為又

三飯立案惟尸初三飯再飯食肺脊故舉𦝫舉獸魚一齊卽授佐食而肺脊常左執之惟後三飯食庶羞故至舉𦝫舉獸魚之後肺脊卽實于菹豆少牢禮食舉二字亦為目下之詞鄭注以為先啗者蓋以特牲振祭肺脊嚌之是先啗以道食通氣少牢上文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不言嚌故于食舉下卽以特牲振祭嚌之當之其實非也經文上曰食舉下曰三飯明此三飯再飯皆食肺脊也至尸四飯曰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明此後五飯再飯皆食胾也 右祭食食舉

賈公彥云士三飯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告飽而侑胡培翬云此本特牲少牢推而言之未有的據 右告飽

敖繼公云凡吉事除鼏于外凶事除鼏于內除鼏亦右人或云左人除鼏以周案當從敖

鄭[元]云特牲禮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道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敖繼公云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以周案鄭注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釋所以南面立也加敖說安尋南面 右鼎

秦蕙田云朝踐尸主南面孔疏是通典非薦豆在制祭

幷通典是孔疏非以周案禮運孔疏引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于是行朝踐之事此下疏言尸出于室太祖之尸坐于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此據禘祫禮言也若時享于廟郊特牲注明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孔正義杜通典皆同是說惟陳用之以為時享主亦南面目此說皆非辨詳卷三秦氏是孔疏非通典殊未審矣通典云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幷薦以籩豆脯醢而已此襲用郊特牲坐尸于堂鄭注而實誤者也鄭彼注云時尸薦以籩豆對下薦孰為文

即指后薦朝踐之豆籩而言也九獻之祭薦豆籩凡四故籩人曰四籩之實醢人曰四豆之實一為朝踐之豆籩一為饋食之豆籩一為酳尸三獻之加豆籩一為九獻後之羞豆籩朝踐之前無別豆籩杜氏乃分而二之秦氏又據而信之殊謬通典又云乃親洗肝制祭於升牲首又薦腥時王酌醴齊獻尸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亦酌醴齊獻尸此襲用司尊彝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云云而實誤者也據禮運孔疏后薦朝事之豆籩在制祭升首之後據司尊彝賈疏則在制祭升首之前二說雖异而薦豆籩在

薦腥肯則一也杜氏則謂在薦腥之後斯大謬矣賈疏
司尊彝注云薦豆籩在王獻尸今注王獻後乃言后薦
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此語剖析甚憭杜氏
讀鄭注未審秦氏讀通典又未審可謂箸書之難矣
周官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鄭衆云朝事謂淸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鄭元云以司尊彝之職參之
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公彥云先鄭不推上下
文埶祭祀爲義直以生人所食解之
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賈公彥云亨孰
時后先薦饋食之籩亏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

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爲八也以周案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籩有八恐未然饋食之籩益四其實棗𣑭桌榛榛不用桃內則棗桌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燕食之庶羞非用亏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

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饋食為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穣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穣乃後人以注語妄增之爾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醴賓用脯醢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賓尸用四豆四籩是也而食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禮設正饌六豆無籩士昏禮饌房中設六豆無籩特牲饋食尸入九飯設四豆無籩少牢尸入十一飯亦設四豆無籩聘禮堂上八豆東西十二豆無籩是也賈疏云特牲少牢士二籩大夫四籩諸

房室六天子室八此乃歆酒之籩如此不可說饋食天子朝事在饋食之先用歆禮朝事用腥爓無可食者故用歆禮故籩豆皆八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加豆數饋食之豆惟八故既夕禮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可直用其四饋食之籩惟四故既夕禮四籩止尋用棗㮚二籩而又取加籩脯糗二籩以足其數如饋食果有八籩亦可直用其四何必復用籩加之物賈疏難信

鄭元云加籩之實蔆芡㮚脯㮚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蔆芡脯脩以周案說文蔆楚曰芰秦曰薢茩方言芡雞頭特牲少牢禮不用蔆芡是祭用蔆芡者天子禮也故楚

屈到嗜芰及祥將薦芰其子建命去之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左史倚相亦云薦芰以干之謂僭天子之禮也說者以為芰非祭物與周官違非矣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故書餈作茨鄭衆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茨或作餈謂乾餌餅之也鄭元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公彥云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餈黏著籩故粉之二籩之下鄭鍔云亦以四物而為八籩以周案賈意朝事饋食加籩各八籩羞豆二籩禮器云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籩亦同也其實籩不必如豆而以此為二籩自不誤也剛中說不可從

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鄭元云三臡亦醢也鄭司農云麋臡麋肝髓醢或曰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菁菹韭菹鄭大夫讀茆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為茆元謂菁蔓菁也茆鳧葵也以周案韭菁異菹仲師注菁菹韭菹有字脫段氏說當云韭蕣菹說文菁韭蕣也正用仲師說然當以後鄭蔓菁之說為當茆少贛讀為茅茅初生若筍可菹鄉師其茅葅杜子春云葅當為菹以茅為

菹若葵菹也義與少饋同賈疏茅不可食非也此杜注
讀茆為茆茆菹者凫葵菹也後鄭申其義故云爾其實
饋食有葵菹茲當以少饋之說為長今疏本作杜讀為
卯蛛不可通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鄭元云蠃螔蝓蜃大蛤蚳蛾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
也蠯蛤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
拍肩也今河閒名豚脅聲如鍛鎛以周案爾雅蚹蠃螔
蝓說文作虒蝓郭注卽蝸牛也既夕禮今文作蝸蝸蠃
古今字脾析既夕禮注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

也廣雅百葉謂之膍胵膍朏卽膍胵朏胵聲近釋文朏
尺之反今本注膍仍經文作脾朏又譌朏朏卽膍字說
文膍牛百葉也一曰鳥膍胵鳥胃也或从比作朏膍本
牛百葉後用為鳥胃獸胃之通偁許云膍胵鳥胃鄭注
內則云鴇奥膍朏是鳥胃亦稱膍也旣夕禮不用牛注
云膍析百葉疏以為羊百葉是獸胃可通偁膍也臚旣
夕禮作蜱注云蜯也蜱卽臚之省鼈人注引杜子春云
臚蜯也蜯亦蛤類拍卽土器禮兩胉之胉今文作兩迫
拍迫皆俗字當以胉為正廣雅胉脅也先鄭讀為膊膊
音同髆說文髆肩甲也故或說又訓肩而以脅義為正

故鄭又引河閒名豚脅聲以證

醢人加豆之實深蒲醓醢箈菹鴈醢鄭元云司農說深蒲蒲蒻入水深或曰深蒲桑耳箈水中魚衣故書鴈或為鶉元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以周案依說文箈作菭云水青衣也从艸治聲用先鄭說也後鄭讀菭為箈用爾雅箭萌之訓郭注引周禮箈菹鴈醢用後鄭說也當以後鄭義為長

醢人羞豆之實酏食鄭衆云以酒酏為餅鄭元云酏餈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以周案酏與餈皆粥也所分者薄厚之閒耳說文餈

醬也醓賈侍中說爲醬淸鄭意醓醢之醓以醬爲正與
六飮之醓不同䅶問志云內則醬次醠周禮醓次醠又
醓在六飮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醬無醓周禮有醓無
醬明醓醬是一也故破醓從醬鄭志甚明

鄭元云亏后亞獻內宗薦加籩豆賈公彥云醢人及籩
人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又有加豆籩之實故鄭亏此取
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
當酳尸節鄭鍔辟士龍說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爵之豆
籩特牲禮主人主婦旣酳尸然後兄弟眾賓長爲加爵
不施亏亞獻之節謂之加者加亏九獻之外秦蕙田云

酳尸三獻有豆籩則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豆之實及內宗加豆籩是也九獻之後加爵有豆籩則籩人羞籩之實醢人羞豆之實是也加豆籩辥季宣鄭剛中竝以為加于九獻之後則加與羞無分別且不同時而設未見的確以周案秦申鄭注亦未見確加籩豆不薦于加爵名實旣非鄭注籩人云羞籩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是羞籩羞豆亦不在加爵也還以鄭辥之言為正

敖繼公云少牢禮主婦入于房取糗與腶脩𥻆用饋食之籩也以周案敖說非胡氏正義云周禮籩人糗為羞

籩脯為加籩

鄭元云少牢禮薦兩豆菹醢謂葵菹蠃醢敖繼公云非菹醢醢也祝籩以尸之上籩則豆亦當以尸之上豆不賓尸禮主人主婦之薦皆以韭菹醢則此可知矣以周案敖氏以朝事之豆易饋食之豆非也江震滄云注非不攷亏是而為此說葢所謂上籩者棗仍屬饋食之籩故謂其空以類從又見下篇亏他菹醢皆有非文此獨不箸士虞禮饌兩豆菹醢其記曰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則凡經所不箸者可知故謂空用饋食

鄭元云特牲禮羞庶羞四豆設亏左南上有醢四豆者

膮炙胾醢南上者膮炙為上以有醢不㝵綒也敖繼公云少牢羞兩胾兩醢此當放之以周案少牢羞胾醢四豆設于薦豆之北此羞四豆亦當設于兩豆之左在湆南醢北之閒褚氏謂上文設大羹湆于醢北不逼近醢豫留羞四豆之地是也張皋文圖四豆在湆北誤鄭注四豆不放少牢者褚氏云庶者多品之名大夫兩胾兼用羊豕則不㝵云寡故彼注云尙牲不尙味士惟㝵用豕苟兩豆皆豕胾則非庶羞之義故卽取豕肉為膮為炙為胾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踰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不可破褚說亦

是但云經言有醢見止一豆恐𢇁以解少牢
胡培翬云經云南上自不䢒綪注以爲有醢不䢒綪未
詳賈說亦未明析以周案鄭注以有醢不䢒綪有當作
一淺人據經文改也凡豆之綪者必有數醢錯列其閒
如十六豆之綪有四醢四豆之綪亦有二醢特牲四豆
用膮炙胾醢醢止有一例不䢒綪故經云南上注不䢒
綪三字卽釋南上之義以一醢三字乃釋所以南上之
故也公食禮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鄭注云先設醢
綪之以亥也彼注專爲炙南醢而發以明綪亥原非全
經通例賈疏泥此爲例又以與此注有醢不綪相違因

謂公食禮醢先設昪綪此醢在後不昪綪其說遂膠轕不清薀其所見本已誤也然公食疏云特牲以一有醢當佗有一若綪之當醢在蠃上此疏云此復一醢不昪與蠃炙相對少牢四豆蠃醢具相對故鄭注皆云綪似賈氏已見別本有佗以一醢不昪綪矣

吳廷華云少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擩必于醢四豆惟醓醢蠃醢則三豆者二豆之誤

鄭[元]云薦侑醢在南方者立侑為尸使正餕統焉故繼公云豆北上席南上相變之法以周案凡設韭菹醢菹在右醢在左侑席東面醢在南方居右故注以正餕統

尸解之褚氏云席豆無相變義下主人豆則循右菹左醢之常矣當從注　右遷豆

鄭衆云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以周案鉶本盛羹之器說文鉶器也掌客注鉶羹器公食禮注鉶菜和羹之器是也鉶以盛和菜之羹因又以鉶爲羹名亨人祭祀其大羹鉶羹是也大羹盛之亏登鉶羹盛之亏鉶或謂盛亏鼎誤鉶之菜謂之芼公食禮用太牢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士虞特牲言用苦若薇者隨用其一非兼用也

鄭元云鉶芼用苦若薇苦苦荼也今文苦爲芐芐乃地

黃非也賈公彥云以其與薇葵等菜不類故知非也以周案爾雅苄地黃古人作羹無用地黃者故鄭注辨之說文苄地黃也禮記鈃毛牛藿羊苄豕薇是直用今文而以地黃當之誤矣（近注爾雅者多沿說文之誤）公食大夫禮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古文亦作苦

舊禮圖云鉶受一斗有足有兩耳有蓋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賈公彥云鉶鼎卽陪鼎聶崇義云鉶是羹器卽鉶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鉶鼎然則據羹在鉶曰鉶羹據器言之曰鉶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謂之羞

鼎其實一也以周案據掌客注鉶羹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者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分鉶與鼎為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鉶鼎者謂不殺則鉶與鼎俱不設非以為一器也說詳名物門賈疏以陪鼎當鉶殊謬聶圖沿賈楊信齋又沿聶皆失審 右鉶

鄭元云少牢禮祝俎皆升下體祝賤也秦蕙田云祝俎一而祼用五俎之物是賤之也敖氏以為見其尊未的以周案秦申鄭是

鄭元云大夫祝俎無胉祭用膚不嚌之膚不盛敖繼公云亦嚌之以周案注膚不盛是解經不言嚌之意褚氏

云敖違經不可從

鄭[元]云有司徹獲人合執二俎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湇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脀湇魚賈公彥云匕湆無肉直汁肉湆是肉從湆中來實無汁案下文次賓羞羊匕湆司馬羞羊肉湆次賓羞豕匕湆司士羞豕脀此竝云司馬司士者據上經司馬刲羊司士擊豕而言矣廷琴云俎不可以盛湆故賈疏謂柱俎無汁非也據聶氏崇義云宋初俎有舟禮圖酒尊舟如槃俎之舟亦然則肉湆匕湆皆當以舟盛之以周案羞羊匕湆豕匕湆者皆次賓經有明文賈疏據以正注是

也俎舟並無見文匕湆則以匕盛之加于俎上故下文
云司馬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次賓縮執匕俎以
升尸受匕枋坐祭嚌之吳說非或據此坐祭嚌之謂匕
湆中亦有肉亦非說文嚌嘗也顧命大保受同祭嚌酒
亦言嚌空從賈　盧文弨云注豕肉湆三字李云衍以
周案賈疏述注已有豕肉湆三字其誤已久　敖繼公
云北俎羞羊匕湆豕匕湆南俎羞羊肉湆豕脅湆魚以
周案敖與鄭異褚氏申其說謂方羞羊匕湆時羊肉湆
俎即當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匕湆之俎則羞之
也遲非敬尸之道胡氏駁之云敖釋疏匕二云羊豕之

湆豆異器既不同匕肂為同俎又次賓執匕俎降後尸尙有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荅拜諸儀節司馬亏斯時載羊肉湆亏俎而進之未遲也褚說亦非

蔡德晉云四羊俎設亏鼎西為一列雍人又執二俎設亏其西別為一列南俎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北俎以羞豕匕湆豕脀湆魚蓋羊陽類豕魚陰類故二俎不相通也歬四羊俎為正俎皆奠亏席上後二俎為益送之俎則既羞之後即以其湆併亏羊俎而執虛器以降焉六俎之用鄭注確不可易郝氏仲輿從而紛更之謬甚以周粲郝氏以六俎皆為尸俎蔡氏駁之誠是然羊

肉湆豕脀湆魚司馬縮奠俎于羊俎南經有明文若羊匕湆豕匕湆次賓縮匕于俎上以降是不併于羊俎也凡俎不奠于席上當云席前

褚寅亮云燔俎預陳于內東塾不在謚送二俎內疏及李如圭說竝誤張惠言云宜有燔俎在西塾注于侑湆俎降云羊湆俎訖于此不復用疏以為下羞羊燔用豕俎非也正祭自有燔俎不在十一俎之內以周祭羞燔別有俎見士虞禮褚張駁疏是褚云在內東塾張云在西塾今從張

鄭[元]云尸羊俎謂司士所設羊鼎西第一俎侑羊俎司

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賈公彥云鄭君見羊肉湆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侑俎之南或解云言弟一者最在北侑俎下注云北俎明北俎在俎之南盧文弨云鄭注北俎吳氏疑北是次字之誤然疏已作北俎釋之矣胡培翬云吳說是也據下注以阼俎為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主婦俎為司士所設魚鼎西俎如謂侑俎在北尸俎在南則尸俎之南尚有主人主婦俎亦不得為弟一且陳鼎北上俎順鼎之序亦以北為上羊鼎西有二俎故尸俎在北為弟一侑俎在南次之主人俎在豕鼎西又次之主婦俎在魚鼎西又次之如以南為

上則當以魚鼎西之俎爲弟一若侑俎在北尸俎在侑俎之南旣非北上又非南上安所取之故知此注北字定爲次之譌也賈疏亦有疑于北字而不能斷爲譌又以羊肉湆俎在豕俎南爲倒致後人駁注者多不知羊肉湆俎在豕俎南乃諡送之俎與正俎異則取相變之例以周案胡說誠是然相變之例說猶未盡鼎之以北爲上者由執匕者在鼎東也故匕皆東枋諡送之俎以南爲上者由執匕者在俎西也故匕皆西枋執者面佐不同故南上北上有異爾

鄭[元]云羊肉湆俎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于此歷說之

爾以周案此下十一俎并上尸正俎爲十二俎其實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之正俎凡四俎其餘體載有八俎皆以雍人所執之二俎詚送往還又有不在體載之例經文所不箸者尸主人羊匕湇豕匕湇其四俎亦以雍人所執詚送往還之俎此十二俎實止二俎統為四正俎凡六俎又別燔俎在西塾不在此數鄭注云俟時而載據下經文爲言也楊信齋申此殊詳密或謂正俎四可預載不必俟時非也

賈公彥云豕脀不折膞膞亦在下順上文羊膞在下故也敖繼公云豕膞亦折以周案敖說非褚氏云羊膞之

折以分用于羊正俎羊肉湆俎也豕止一俎折此臑體將安用之

盧文弨云脩俎膚三吳云案下陀俎注云降于脩羊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為增于脩俎似脩俎無膚三也楊本三作一

鄭元云陀俎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以周案鄭注迱曲胡氏云右體尸俎已盡用之則自脩以下皆用左體可知經不言文省耳

李如圭敖繼公說主人獻尸司馬緬羴俎于羊湆俎南湆字衍下尸酢主人司馬緬羴湆俎于羊俎西張爾岐

云覸下受配羞肉湆節當是縮尊湆俎亐羊俎南以周案張說是也云縮尊者凡正俎皆橫執橫尊加俎皆縮執縮尊

鄭元云尊亐羊俎東不言魚俎東主亐尊敖繼公云羊當作魚字之誤也以周案注不敢輕破經文敖則不然惟恐無可要改也

鄭元云不儐尸禮乃摭亐魚腊俎俎釋三个个猶枚也魚摭四枚腊摭五枚其所釋者腊則短脅正脅代脅魚三枚而已祝主人主婦俎之魚各取一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敖繼公云腊摭八个祝俎之腊用髀

郝敬云魚膴其五以周案膴釋之說當從注祝俎脟用
骼敖氏據下文獻祝薦脀如儐以爲用髀褚氏駁之云
經言如賓不盡如卽如上經洗觶酳尸無四籩與儐尸
異而亦云如儐可見矣髀不升則神俎無髀可膴祝俎
安辱取亏是乎且所膴之骼安所用之
盛世佐云佐食設俎自臂脊以下諸物其一俎與少牢
禮祝俎相似郝氏以爲五俎非
鄭元云特牲記主婦俎觳折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
佐食俎不分左臑折以周案校勘記疑注首折字下脫
分也二字胡氏正義云經例全者則直舉其體名不全

者言折此觳分以為佐食俎則不全故以折言之非謂折為分也若作分字解則下不分左臑折句不可通矣不分左臑折者謂分觳為折不分左臑為折也

敖繼公云主婦俎與佐食俎同用觳而主婦尊于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與或曰佐食宜用右觳猶祝用右髀之意未知孰是以周案據鄭注云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俎是主婦佐食皆用右觳盛氏云一體分為二皆用右也有左觳而不用者亦以其太卑胡氏正義從盛說

官氏曰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為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臑肫胳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

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觳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賓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祼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兄弟之殽脀是也 右俎

鄭元云俎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敖繼公說賓長亦自執俎出以授人旣則復反其位以周案鄭注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與此注相發明敖氏謂此賓長亦自執俎褚氏云賓出送尸而入反位于此記見之如敖說賓當兩出兩反不已數乎

賈公彥云特牲祝命徹阼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盛世佐云阼俎主人之俎壽已徹設于東序下至是復徹而藏之鄉飲酒記云主人之俎以東是也主人之俎既徹于是在庭之俎皆出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阼俎與此合為一事未安以周案鄭注本無是誤惟佐食徹阼俎注云記俎出節亦謂以徹阼俎為眾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胡氏正義謂賈疏緣注記字致誤誠然

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酢不受徹俎不宴韋昭云祭畢徹俎又不與康子宴歆以周案徹俎不宴文在

繹餕之上空讀如宴安酖毒之宴舒遲之意詩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徹以疾速為敬也下文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餕則退餕乃燕私之禮正祭徹俎時無燕歆禮韋注非也右徹

鄭元云繹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金鶚云祊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則于廟門內之西堂少牢禮儐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禮鄭注禮器謂事尸于廟門旁之堂絲衣箋以堂為門堂皆非以

周案儐尸在堂見少牢禮繹祭之地無見文鄭意郊特牲以繹于庫門內爲失其失在庫不在門因以祊定繹同在廟門又以繹與儐尸定同在一處故不據少牢禮爲文謂天子儐尸于門堂以繹祭門室故也然注郊特牲云祊禮宜在廟門外之西室繹于其堂與此注又相矛盾是鄭于繹之設祭終無定論也金氏旣據少牢禮文以爲天子儐尸在正堂則繹祭何復從鄭注門堂之說繹與儐尸二者同時並舉儀節交錯初不同直祭索祭于禮節而時有先後豈可遠分兩地竊謂朝事有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之禮祭之明日繹儐尸卽仿此禮行

之繹爲又祭在正室儐尸與少牢禮同在正堂君在廟門外疑于君尸在廟門外疑于臣繹與儐尸必不在廟門外可知注疏之言無足據也金氏進儐尸于堂遠繹于廟門亦倒置不可從

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以周案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是天子諸侯繹在明日之證也記禮器曰季氏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鄭注曰室事祭時堂

事儐尸是卿大夫儐尸與祭同日之證也天子諸侯之儐尸卽于繹祭行之故詩序曰繹賓尸二者同時並舉與朝事詔室而坐堂同例或謂繹卽儐尸非也或謂繹祭之後別有儐尸禮亦非也

古毛詩說繹而儐尸及賓客楚茨傳公羊家說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儐尸士曰宴尸穀梁家說繹者祭之旦日之亯賓也以周案據穀梁繹卽儐語無分曉據公羊繹與儐尸截分為二語又落偏天子諸侯非不儐尸也但其禮于繹祭行之毛傳云繹而賓尸其語最當鄭郊特牲注云繹其祭禮儕而事尸禮大陳氏禮書云繹其祭

也賓尸其事也繹之名特施于天子諸侯儐尸之名亦施于卿大夫皆足以發明毛義金誠齋闢鄭混繹于儐尸之說不足信

鄭元云祭義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以周案此鄭以大夫禮推之也詩楚茨疏云正祭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主人獻尸乃云主婦薦韭菹故鄭注祭義云然 右繹賓尸

毛詩傳云飲酒之飫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韓詩

傳云歙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歙不能者已謂之醧以周桀詩歙酒之飫韓詩佀醧飫醧義別飫立成禮大亐宴醧坐飲卽宴私也宴私字當佀醧毛用俗字韓用正字醧从區聲與豆具孺韵亦合韓以宴醧別不脫屨之禮則韓所云不脫屨而卽席當卽毛傳所謂不脫屨升堂毛先云飫私也明飫爲醧之俗又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又明飫之本義如此古文醧通用飫故毛傳分別言之段氏以不脫屨之不字爲衍陳氏又以爲下字之誤胥失之矣

段玉裁云飫主敬宴醧主和飫立成宴醧坐飲飫在畫

宴醧在夜飫必屨而升堂宴醧必跣以周案飫醧本二
禮古文多通用段氏別之是矣云宴醧在夜者湛露詩
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魏都賦愔愔醧燕張載注引飲
酒之醧為證是其義其實非也湛露夜飲同姓諸侯為
嘉禮不及婦人祭後宴飫為吉禮兼及內賓宗婦于祭
之明日繹時行之在日不在夜婦人無夜飲之禮魯語
記公父文伯之母敬姜繹不盡飫則退明不夜飲也上
大夫同日繹賓尸宴飫且晚尚不夜飲則天子諸侯祭
之明日繹而宴私其非夜飲明矣辭家用典不盡足據
多如此

鄭[元]云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爲將以燕私與然則自尸祝至于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以周案少儀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明燕跣而在堂上也器服不杖期章疏引尚書大傳云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鄭注本伏傳是也或謂燕當在廟後之寢沿楚茨孔疏解樂具入奏之說不足據詩楚茨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與此注徹設西序下爲將以燕互相發明　右宴醧

受業泰興陳國霖　子家岱　仝校

肆獻祼饋食禮通故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當門也或說少牢陳鼎在門東此亦在門外東方以周案士冠禮孤子若殺陳鼎于門外直東塾士昏禮陳鼎于寢門外亦在東方此不言東文䇅互疏家謂大夫士陳鼎有別似未然

特牲記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李如圭云卒奠酌奠奠于鉶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冪盛世佐云明日卒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以其奠壺之事至是而成故曰卒奠吳廷華云卒奠謂實

之竝奠于其所也乃用冪官獻瑤云加勺而後祝取以
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卽位當指主人入卽位時也胡培
翬云李氏以賓至徹冪為證案鄉飲酒賓未至無酌酒
之事此尸未入卽酌奠則不㝵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
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
宮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
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牢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
阼階東西面乃云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
所云入卽位時盛氏謂卽位為主人及賓以下卽位于
門外時非矣

鄭元云特牲禮賓及眾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敖繼公云此時方修祭祀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䟽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不蒙如初之文賓旣位于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于他所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足以明之矣以周案上節如初謂如初筮位在廟門外此卽位門西謂廟門外之西也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非門外之位且助祭之賓亦卽于䟽者有司羣執事中選之敖說未是劉端臨云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

弟東西對立而不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胡氏正義從劉說

鄭元云眾賓荅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敖繼公云眾賓荅一拜言再者字誤也褚寅亮云鄉飲酒有司徹之荅一拜大夫禮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胡培翬云士賤旅之得備禮對大夫之賓一拜為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荅拜與一時再拜為言非

鄭元云告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敖繼公云謂所濯者已具以周案上文所陳尙有几席几席具之而已不須

濯也故告濯具不言絜言絜則專為濯者言之言濯與具則兼為不濯者言之也如敖說直告絜可矣何必言濯具

胡培翬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加初以別之敖氏疑上有脫文非也

鄭元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郝敬云簞以盛巾在廟門右內以西為右尸入于此盥手盛世佐云下經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則槃匜之屬

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從堂上視之也郝氏以西爲右之說㝵之吳廷華云鄉內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當以堂爲斷況此與少牢尸盥並在西何匜水獨有東西之別乎以周案鄭注鄉內鄉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鄉內卽釋經門內字兼言入者合下尸入爲義其實門之左右專以鄉內鄉外而別其入者以鄉內爲文其出者以鄉外爲文而左右之名仍主乎門不主乎人也說詳相見禮門

俞正燮云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

右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東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均皆西階下據疏內外出入不辨以周案俞氏專以人之出入分左右遂駁曲禮爲詒亏辭又以特牲槃簞在門內之右無出入之可言亏是又援鄭注以坿會其說其實鄭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明門之設槃簞猶庭之設洗洗與槃簞皆在東故下曰統亏門東北上尸入門

左盥則在西與盥器不相直故曰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所以優尊也凡尊不就洗皆侍者執而就之說詳昏禮門俞氏以門外向為用則聲箪在門內之右為在西人以出入為左右則尸入門左亦在西同一門內之西而忽左忽右讀者何以明也

鄭[元]云佐食賓佐尸食者賈公彥云佐食亏私臣之中擇為賓使佐尸食也敖繼公云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食亏旅齒亏兄弟盛世佐云下記云私臣獻次兄弟則其亏旅可知也此不次亏兄弟而與之齒以其接神故尊之也然則佐食以私臣為之信矣若本

昆兄弟何必以昆為寵異之而記之邪以周祭記云宗人齒于眾賓宗人非眾賓也齒于眾賓為庭長尊之也又云佐食齒于兄弟佐食亦非兄弟也齒于兄弟為其接神尊之也宗人佐食皆以私臣為之葢說是

鄭元云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葢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道之入（釋先入義）既錯又以畢臨匕載（釋南面義）備失脫也襍記曰匕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匕畢同材明矣今此匕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此謂少牢及虞）乃主

人不親舉百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义自此純吉自此謂練祥以後用棘心义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于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所謂倘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于此焉鄭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祭必親匕自天子下逮故易言祭主曰不喪匕鬯鄭以少牢禮不言畢為大夫不親匕殊泥少牢禮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特牲不言罍枓豈亦可謂士不親盥乎鄭彼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宜以彼例釋此經特牲少牢兩禮其文多互見不具矣

經乃朼周官御僕注引伦乃匕載及兩鉶芼詩召南疏引伦及兩鉶鉶芼王引之云乃朼載注朼右人也今本經文尾脫載字注首脫朼字兩鉶鉶芼上鉶是爒羹之器下鉶卽羹也尸祭鉶嘗之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兩鉶鉶芼必重一鉶字而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鉶中有芼而無羹亏文爲不偹矣以周荣王氏說是

鄭元云祝饗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亏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公彥云引舊說者證圭爲潔明之義也以周案舊說本大戴禮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鄭引此者以證孝薦亦稱明薦也

江震滄云鄭意器祭稱哀吉祭宜稱孝故改明爲孝又欲見明孝或辱兩稱故存舊說此爲孝字記異非爲圭字佗證

盛世佐云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凡拜必奠爵此不言奠爵與者文略也以周案少牢禮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受黍振祭嚌之文詳于彼互備也盛說是或以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爲異于大夫誤

鄭元云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詩承也挂袪以小指便卒角也敖繼公云古者袪狹于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章平云下文云卒角拜葢便拜非便卒

角也注卒角下當脫拜字以周案少牢禮挂于季指以
下有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諸儀節故于
此舉卒角為訓非有字脫其義則以兼說為是詩注訓
承李氏如圭據內則詩貿之孔疏以為維持之義
敖繼公云主婦亞獻更用爵正禮也盛世佐云此爵亦
角也變角言爵見其不仍初獻之器且初獻用角為下
于大夫則主婦獨不當避內子邪敖說蓋誤
鄭元云主婦北面拜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于主人北
西面胡培翬云少牢注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是
大夫之妻辟君夫人不北面士妻不辟故北面拜所謂

士賤不嫌與君同也此注迂曲以周索室中之拜以西面爲敬鄭少牢注君夫人北面似無據玆北面拜者士室隘僅容二席以故祝饗侑南面主婦拜獻北面均不與主人同面拜大夫以上室寬皆西面

鄭元云主婦薦兩豆籩東面敖繼公云南面設之褚寅亮云凡設豆籩等必鄉席設之主人席西鄉故注云東面斷無南面設之理

敖繼公云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坐字衍吳澄云上文云坐挩手至此尙未興不當復言坐褚寅亮云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

興而取坐而祭經言坐正見其興而取也

敖繼公云主婦酌醑左執爵拜左字非誤則衍內則凡女拜尙右手郝敬說主婦左執爵拜不奠爵婦人立拜也盛世佐說此肅拜也敖以為誤非以周案立而長揖曰拜肅跪而俯首下手曰肅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異拜手之下拱地故可執爵拜說詳相見門內則凡女拜尙右手謂兩手相沓以右手居上也今旣執爵拜矣又何右手可尙乎敖說非也凡拜必跪旣拜必興此常禮也故祭酒又坐郝盛二說以此執爵拜不言興下文卽言坐祭遂謂婦人立拜則主人荅拜亦不言興

登主人長跪不起乎胥失之矣

鄭元云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者敖繼公云三拜衆賓衆賓荅一拜以周案鄭據本篇陳鼎拜賓時言敖據有司徹文泰氏云彼大夫禮與士禮自有異仍當依鄭

鄭元云宗人告祭脀乃羞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于內賓無內羞敖繼公云自尸而下至私臣同時設之姜兆錫吳廷華說自尸而下皆有內羞以周案當從鄭注盛氏云上經佐食羞庶羞四豆則尸之庶羞不于是時乃設

也下經徹庶羞設于西序下則自尸而下皆燕內羞又可見矣注說自不可易後儒好立異未見其確

鄭元云主人酬賓奠觶于薦北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于飲酒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于其長皆奠觶于薦右非神惠也褚寅亮云鄭意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于尸燕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以周案鄭意卻如褚言但以燕算爵爲非神惠終覺可疑主人酬賓奠觶薦北不過欲與下賓奠觶于薦南相變耳鄉射記云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酬爵當舉于例宜奠薦南主人欲與之

相變故先奠薦北

鄭元云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對也敖繼公云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或說以二簋二鉶分與二餕褚寅亮云少牢之餕資黍于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于會乎敖說不必從以周案士祭兩簋兩鉶留一簋為陽厭則餕止一簋今兩餕相對故須分以與之兩鉶陽厭時不用兩餕自可各分一鉶不必更用鉶分之敖說以鉶分鉶羹又引或說以二簋分與兩餕俱謬

鄭元云特牲記其服皆朝服于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

兄弟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以周案鄭注似未是說詳衣服門

鄭[元]云記沃尸盥者一人每事各一人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代授巾以周案經一人目下事注每事指下奉槃執匜執巾言宗人授巾又一人吳中林以爲宗人卽執巾者誤鄭注士虞禮記云執巾不授巾卑也右特牲篇褋說

鄭[元]云少牢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謂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以周案鄭注特牲以爲右人枇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是主人

親朼也少牢則主人不親朼使長賓及衆賓爲之故特牲注又云尊者于事指使可也卽指少牢而言其實朼以主人爲主故易稱祭主特曰不喪匕鬯鄭注云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亾其匕鬯人君于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是也凡祭以匕鬯二事爲最重故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皆親爲之大夫士無祼禮無薦鬯事所自主者朼牲體而已少牢賓就主人皆盥于洗皆皆主人也主人主朼者也賓助朼者也經以賓立文故曰長朼而于賓曰就曰皆所以明朼主主人也鄭注反謂長朼主人不親朼是失其恉矣賈疏又謂大夫不

親杝辟人君說又曲矣凡杝者主人與長賓載者衆賓
也特牲亦主人長賓杝主人杝牲鼎長賓杝魚腊鼎上
記舉鼎之法曰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
執事舉魚腊鼎杝亦然也鄭注謂衆賓亦杝又似與經
違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卽
載者也主人長賓南面以杝出之于鼎佐食等北面升
而載之于俎杝載異事亦異面敖氏誤以升者爲杝者
遂謂佐食等卽賓不知佐食亦衆賓耳長賓在右南面
杝衆賓之佐食者在左北面載

鄭元云魚加于脈橫之者異于肉敖繼公云于俎爲縮

亏人為橫以周案正祭魚本縮此加肵俎橫之者爲與
牢肉同加一俎也牢肉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也故
曰異亏肉經言橫之敖氏何以爲亏俎縮褚氏云凡羞
魚之法其乾魚皆縮載亏俎橫設席寿魚亏俎爲縮亏
席爲橫矣自進者而言爲左首自席而言爲右首矣故
疏謂載魚皆右首此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
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鬐耳若濡魚則橫載亏
俎亏俎橫則亏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左
鬐之別天子諸侯繹祭及上大夫賓尸既異正祭又異
食生人進腴則疑亏神之進鬐又疑亏人之故雖非濡

魚亦橫載于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加于胏俎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縮而加于胏俎橫先後異故此注云異于肉有司徹注云異于牲體彌變于神也　又案載魚皆右首士喪禮之左首賈疏云據載者言是也陳用之以為左首反吉矣公食大夫禮之縮俎寢右鄭注云右首進鬐是也敖君善亦以為左首進鬐矣少牢禮之加胏橫之鄭注云異于肉以明改載胏俎有異始載之縮俎也敖氏又以為于俎仍縮是無別于始載矣有司徹之儐尸侑主人魚俎橫載鄭注云彌變于神以明儐尸之禮有異正祭之縮俎也敖氏又以為于俎仍縮是無

別于正祭矣至少儀所言自記進濡魚之法據賈疏為
天子諸侯繹祭禮或以為平時燕食非禮食亦分二說
存參
鄭元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
也尸受牢𩪀而實舉于葅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敖繼
公說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以周案凡尸所食之肺脊
必先奠于葅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肵俎此通例
也少牢不言實舉于葅豆文略故鄭據特牲文以決之
是也尸于初三飯常左執之者為每飯食舉而至四飯
食胾則肺脊自實于葅豆執至十一飯有何義乎褚氏

曾駁之矣
王引之云酳尸主人拜送當依士虞疏所引作主人西
面拜送唐石經始脫此二字
敖繼公云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
受受黍也東北面鄉主人于戶西者為尸致嘏宜近尸
也郝敬云祝席冓受尸命遂東就主人戶內之位致嘏
也劉台拱云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也胡培翬云
受自兼受黍受命言至祝致嘏主人自當鄉主人但于
戶西為近主人非近尸敖說非以周案以東北面于戶
西七字句言祝以東北面還至戶西也以嘏于主人亦

以東北面致嘏兩以字對文舊讀誤胡說受兼黍命尸西近主人皆是特牲禮尸親嘏

秦蕙田云主人獻祝薦兩豆薦者敖氏以為宰夫姜兆錫以為主婦盛世佐泛云有司當以盛說為是

敖繼公云主人獻祝及佐食節肝牢當作牢肝佐食卒䤈拜拜衍文以周案敖說並是褚氏亦云祝既不拜卒䤈則佐食不拜可知方望溪以祝不拜既䤈佐食不哜為將儐尸日不足故注皆以為賤失之胡竹村以下賓獻祝不及佐食注將儐尸禮殺參之謂方說亦可從此語殊謬佐食惟賤故禮可殺亘且獻禮蘇殺之尚可

曰日不足一拜一啐何足不足之可云

鄭元云主人獻上佐食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上佐食旣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敖繼公云佐食與出立戸外士虞記曰佐食無事則出戸負依南面不云薦文略也不儐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儐則此佐食有薦明矣以周案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鄭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士虞記之佐食出戸南面為室中尊不空立故出戸外以待卽此所謂將有事而未至者也故士虞記之無事卽此當事此上佐食

旣獻則事畢矣故注以爲就中庭北面位敖氏以爲出立戶外負依南面未是其引不儐尸禮以證佐食有薦則是也

賈公彥說授主婦贊者于房戶此當授以篚及奠于地敖繼公說戶字誤下篇曰于房東以周案敖說存參賈疏未是胡氏正義駁賈云內則言非祭非器不相授器則祭與器男女得相授矣鄭彼注云祭嚴器遽不嫌

鄭元云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吳廷華褚寅亮說主婦以爵出亦當主

婦授婦贊者乃轉授有司贊者以周案上主婦獻尸節婦贊者有司贊者已分別著之亏此略之渾曰贊者自兼婦贊者有司贊者言其與主婦授受者爲婦贊者其易甒亏篚者爲有司贊者自可以上節決之故經從略鄭注必以贊者爲有司贊者其語落偏敖氏遂謂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翌謬

賈公彥云上大夫㝵儐尸故不致甒亏主婦避人君也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甒具以周案下大夫賓亦致甒亏主婦不止增酢主婦已也主人主婦不交致甒惟大夫爲然而主婦必致

爵亏主人則自天子下達也或疑特牲夫婦交致爵不應在獻賓獻兄弟之后不知家道以夫婦為始祀事以主器為重主人主婦親相致爵則皇尸其樂之矣中庸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與此禮意正合

鄭元云豎者奠舉亏俎皆荅拜皆反取舉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

敖繼公云奠舉亏俎亦各亏其所近者[illegible]者荅拜無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以周案祭禮唯尸恆坐卽亏所坐席上拜其餘拜皆離席此通例也然經文亏拜

竝不言反茲獨箸之者爲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不言反無以見其違位也鄭注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或字

卽指在西面席者言經注立文可謂精細矣褚氏云如

敖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爲尋與舉于俎

葢仍奠于膚俎也物各有俎不可亂就近俎之說亦未

是

鄭元云上餕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敖繼公秦蕙田

等說經無以黍之文是不用黍也

敖繼公云上餕與出主人送乃退出亦謂出戶送謂送

之于戶外退者上餕退立于賓位也褚寅亮云出出廟

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還送而還入廟門也三餕則不送
上餕則送而不拜尊卑之異也如以為出室何必送邪
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埽堂出而復入故鄭
兮下篇議侑兮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
不與賓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胡培翬云上言餕者三
人與出謂出室也此言上餕與出則出室而卽出廟門
也經不別言出廟門者省文也儀禮十七篇凡出室無
有言送者褚氏之駁是已但謂三餕不送說猶未合上
經三餕之出禮尚未畢主人自不過送且四人同餕亦
無三人先出廟門之理故注以為反賓位至此禮畢上

鑊出廟門三鑊亦隨之出故經特言主人送以見禮終復云乃退者謂主人送訖暫退以俟儐尸也褚氏謂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其說甚確則上鑊亦無獨立賓位之理敖氏之誤益明矣 右少牢篇褚說

鄭元云有司徹乃爇尸俎爇溫也溫尸俎于爨所亦溫而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敖繼公云祝與佐食亦與賓尸之禮但因其故俎而已以周案此卿大夫儐尸禮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則別用牲不爇故俎詩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以為視牲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箋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

也褚氏云儐尸時無祝佐食之職若仍與尸則當列于衆賓不得因其故俎設故俎則非其名矣

鄭元云乃議侑于賓議擇也敖繼公云與賓長謀議可以為侑者與鄉飲酒就先生而謀賓介相類胡培翬云此所謂賓有禮主則擇之也鄉飲酒就先生謀先生不在賓介之列者也此侑即于賓中選之何為與賓謀敖說非

王引之云主人出迎尸下當有侑字上文議侑于賓賈疏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以周案據鄭注無侑

鄭元云不洗者俱獻閒無事也賈公彥云凡獻從尊者

來向卑俱獻尸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尊尸無事亦洗以周案賈疏據鄭注不儐尸洗致爵以補此注是已

胡培翬云此篇尸升筵自西方侑主人升筵自北方皆與鄉飲同惟侑主人降筵自北方與鄉飲異者禮經釋例云少變于飲酒正禮也以周案鄉飲主人介降席自南方注云由便則此降自北方正禮也袞說非鄉飲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專指鄉飲言耳

鄭[元]云尸酢主人坐奠爵于左者神惠變于常也言虛俎者羊湆俎訖于此虛不復用賈公彥云自賓羞匕湆

司馬羞羊肉湆于尸及次賓羞匕湆于主人三降同用此俎皆不言虛俎明後要用至此言虛俎明不復用敖繼公云奠觶于左避肉湆俎也言虛俎者見其盡載于羊俎而無所釋以周案如敖說下賓獻尸及主人酬尸皆奠觶于薦左又將何避乎上司馬羞羊肉湆于尸亦是盡載何以不言虛俎乎

敖繼公云如羊匕湆之禮如其左手執俎左廉以下之儀其異者雍人不復授之也尸坐奠觶亦于左褚寅亮說經言如則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敖謂不復授之與經違戾尸奠于右依生人飮酒例若于左經必明著

之

賈公彥云主婦受豕匕湇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

冓主婦獻尸拜雖在嘗鉶下其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

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

字也以周案校勘記云啐酒上拜字疑當作坐又盛氏

疑經上文其祭糗脩其嘗作其斥注以不告旨釋不拜

之失經意胡氏正義已辨之

盛世佐云凡主人于賓之爲己洗也降立于阼階東西

面當東序辭則進而南面其禮見鄉飲鄉射今乃東于

洗者以其不爲己而洗故也夫婦一體尸爲婦洗主人

雖不代爲辭而亦遂其故位焉示不敢當也胡培翬云主人辭洗則進而南面此不辭洗而仍立于阼階東西面則與尸背矣故立于洗東北西面以向之也以周案敖氏疑經文洗東北西面西階西南文有誤衍劉端臨謂西階西未有不少南于階者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詳略也唯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嫌太東盛胡二說皆發明其所疑者

鄭元云主婦出房立卒獻位鄉尊不坐者變于主人也執獻拜變于男子也敖繼公云立卒獻婦人常禮以周案注鄉尊釋出房不坐釋立變于主人者尸酢主人主

人坐卒爵也放說非褚氏駁之云如立卒爵乃婦人常禮豈特牲主婦受酢如主人儀亦立卒爵乎

鄭元云司馬羞湆魚變于尸敖繼公云經文司馬當作司士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俎耳羞湆魚非其事也以周案敖說可從

賈公彥云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以周案尸侑俎司士歸之賓以下俎亦自授其人以歸此時堂上無尸侑俎祇有主人主婦俎

鄭元云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

百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亏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倫有似失之矣以周案鄭以爲有解不儐尸爲攝祭禮至敖氏又以儐尸不儐尸爲文質異宜如冠禮之言若不醴者然皆異說也然當從注爲是

王引之云臑辯撫辯鄭注亦盛半也釋文及賈疏皆不解辯字案辯當讀爲胖說文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以周案王說是

鄭元云不賓尸禮主婦北堂東面變亏士妻內子東面

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敖繼公云宗婦北堂東面主婦之席東面則在宗婦之北郝敬云堂之北卽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以周案上經云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此主婦受尸酢之位也特牲受主人致爵之位亦同此受賓致爵席于北堂東面吳氏盛氏並以為避尸主人之位胡氏正義云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宗婦非一人矣今主婦既在北堂設席東面宗婦亦位于此恐不能容故鄭以為當易位南面敖說未是又注變于士妻吳氏非之郝說之謬盛氏闢之

鄭元云主婦席北東面拜北為下以周案凡拜皆在席

末由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則席北北席末也敖氏以爲席北上拜亏此由僾盛氏褚氏皆斥之

鄭元云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以周案經不别其長而曰衆賓明總一拜送也

鄭注末是胡氏正義云上大夫位祟拜送賓但拜其長不拜衆賓少牢上餕興出主人送不言拜可證也至下大夫則皆拜之故經不别言長非無尊賓之謂也

鄭元云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内外相兼禮殺敖繼公云婦人乃徹其事在下徹室中之饌

以入于房婦人乃昪爲之不然則否褚寅亮云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之饌胡培翬云上注兼云徹祝之薦則鄭意不以婦人乃徹句爲專指房中葢經上言婦人乃徹謂正祭之薦俎凡未徹者皆婦人徹之下復言徹室中之饌者恐人疑改設之饌不使婦人徹故幷言之𢿱說褚說俱非以周案鄭注解婦人乃徹據特牲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之文也徹室中之饌謂徹有司官饌于西北隅之饌宜以胡氏所申爲是以經文玩之婦人乃徹對儐尸有司徹爲文云乃者儐尸有司徹在尸出之後茲乃侯陽厭畢始徹之也

又云徹室中之饌者明婦人徹之正例亦對有司徹徹堂上下薦俎為文婦人所徹止及室中正祭之薦故儐尸於堂則有司徹鄭彼注云外儐尸雖堂上婦人不徹實合此義 右有司徹篇襍說

受業通州顧鴻闓仝校

子家岱